

王忠文公集
七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忠文公集

(七)

王 禕 撰

王忠文公集卷十五

急就章并序

急就章。小學之流也。漢元帝時。黃門令史游始爲之。初秦李斯等作蒼頡。爰歷。博學等篇。而漢興以來。徒隸之字是用。字學日以不正。游乃取其篇中正字。類而韻之。爲三十二章。東漢杜度。張芝。善隸法。取以寫此章。號章草。世遂爲草書起於游。而不知游所用者。本正字也。其學至唐猶傳。蓋所傳者。讀而其體。轉無傳矣。宋大儒廬陵歐陽公。及四明王應麟。復以州名姓氏爲之。則皆棄其體。而用其讀者。然今之習其讀者。固亦鮮也。余治經之暇。偶取禹貢詩。周官山川草木鳥獸六官之名。爲三篇。以示諸子姓。殆猶續古小學之遺意。非敢爲博雅君子道也。

禹貢山川名急就章

混沌既判二氣分。清升爲乾。濁爲坤。凝而結者山嶽安。其融而液江河奔。錯峙雜流互以陳。并列棊布莽
芸芸。淙水滔天未得平。下民昏墊汨且泯。蛇龍猛獸況害人。帝命神禹奠斯民。隨山導川木是刊。躬乘四
載。劬厥身。九山九川各定名。九州區別乃可遵。冀、兗、青、徐、揚、豫、荆、梁、雍俱以山川均。乃若崑崙穹隆。實號
山宗。支爲兩條。介于土中。衡南、華西、恒北、岱東。是謂四嶽。各鎮厥封。大別、大伾、太岳、太行。
洪叶音 粵大、粵太。

[illegible]

周官官名急就章

維王受命。宅中建國。辨方正位。設官分職。乃制六官。以爲民極。六官之屬三百六十。位列崇卑。事別緩急。大綱小紀。防範周密。猥穴纖瑣。莫不畢集。天官冢宰。其屬則大宰、小宰、宮正、宮伯、庖、烹、饗、膳、甸、獸、獻、鼈、酒、漿、凌、籩、醯、醢、鹽、腊、掌舍、閹寺、掌次、幕、綦、絲、枲、皮幣、夏采、職歲、縫、染、裘、屨、書、服、追、會、醫、分、瘍、食、府、列玉、大內

府、外府、內豎、內臣、內宰、職內、九嬪、世婦、女祝、史、御、地官司徒。其屬則師、保、州、縣、族、黨、閭、比、鄉、遂、里、鄰、鄙、鄣、旅、市、廛、胥、土、均、門、閭、稍、委、封、牧、鼓、舞、充、牛、載、羽、士、訓、誦、訓、山、虞、澤、虞、州、泉、林、草、稻、稼、葛、茶、節、迹、邉、角、炭、廩、春、饌、倉、廩、場、囿、祿、橐、舍、遺、春、官、宗、伯。其屬則典、瑞、典、命、司、尊、司、筵、鬯、雞、龜、筮、簪、卜、占、庸、器、車、服、瞽、矇、同、千、磬、鐘、笙、鐻、鞀、箛、常、樂、夢、師、胥、禋、職、喪、冢、墓、祧、祀、詛、祝、保、章、巫、肆、典、路、鞀、鞀、馮、相、天、府、世、婦、諸、史、諸、宗、夏、官、司、馬。其屬則司、馬、虎、賁、羅、畜、鳥、羊、戈、盾、弓、矢、環、弁、甲、兵、旅、隸、節、服、挈、壺、射、相、庾、固、圉、圉、川、原、山、匡、譚、繕、橐、校、戎、馭、僕、量、牧、險、燿、候、田、道、右、勳、小、臣、司、士、小、子、職、方、懷、方、土、方、合、方、訓、方、形、方、秋、官、司、寇。其屬則盟、約、民、刑、鄉、遂、縣、都、蠲、雞、條、狼、蠻、貉、閩、夷、犬、人、誓、蒞、蜡、氏、象、胥、司、烜、赤、友、銜、枚、野、廬、萍、柞、翦、訝、雍、翬、交、儀、刺、金、貨、賄、庶、庭、修、閭、禁、暴、殺、戮、囚、圉、伊、冗、冥、客、察、憲、寤、家、壺、方、朝、等、士、行、人、大、夫、冬、官、司、空。其屬則車、輶、輪、輿、官、函、檠、雕、裘、幘、廬、匠、韋、鞞、冶、陶、鐘、磬、鳧、鮑、抑、棗、梓、桃、瓶、玉、之、類。考、工、所、條、粵、肇、繇、唐、虞、爰、建、九、官、厥、職、若、簡、衆、務、並、兼、迨、茲、成、周、而、六、官、乃、全、綱、舉、目、張、其、亦、已、繁、然、姬、公、所、制、眞、聖、作、焉、後、有、王、者、苟、志、古、先、關、雎、麟、趾、治、化、旣、臻、舉、而、行、之、不、粲、然、可、觀、何、羸、秦、而、下、私、意、是、專、事、不、師、古、官、制、駁、然、幸、典、冊、所、載、遺、跡、班、班、敘、次、梗、概、用、俟、後、賢、

演連珠

連珠之體。貴乎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諭以達其行。使覽者微悟。合古詩諷興之義。以其易觀而

可悅。歷歷如貫珠。故謂之連珠也。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者。受詔始作。然其文後世鮮傳焉。禕讀文選。嘗喜陸機所作演連珠。因擬其體爲五十首。雖諷興之義。竊或庶幾。而辭不能麗。言不能約。有媿於作者多矣。錄之于左。以備覽云。王禕序。

臣聞圓穹垂象。列宿昭符。北辰天樞。至尊而不動。中宮天極。太乙之常居。是以人君居正。所以建皇極。王者宅中。所以恢帝圖。

臣聞騰蛇游霧。應龍淩雲。蛇則何威。霧以濟其威。龍則何神。雲以顯其神。是以人君所託者權之盛。人君所乘者位之尊。桀爲天子。因能亂天下。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

臣聞人之於物。最爲含靈。聖之於人。尤稱拔萃。是以陰陽至妙。而聖人之能運陰陽。天地至大。而聖人之力位天地。道有隆汙。惟聖人易汙而爲隆。世有治亂。惟聖人反亂而爲治。

臣聞聖不自聖。學焉是資。說命肇遜敏之告。周頌載緝熙之辭。是以廣厦細氈。引文儒而共講。左圖右史。舍古訓其奚師。

臣聞製器者兢兢業業。用訖于有成。奉器者洞洞屬屬。乃保其無虞。是以天下大器。不易于圖。祖宗經營百年而不足。子孫蠱壞。一日而有餘。

臣聞臣有盡言。必因君之善聽。君將致理。必賴臣之忠告。蓋下之於上。所要則微。上之於下。所求宜篤。是

以堯問衢室。側陋之謀是咨。舜訪總章。芻蕘之語俱錄。大禹一饋而十起。周公一沐而三握。

臣聞以寡就衆。察有不偏。以廣就約。知無不真。何則。一人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一人。是故理萬幾者。無刻不慎。御羣下者。無微不親。

臣聞赤子無他欲。而必遂其所有欲。赤子有不言。而必會其所無言。是以聖人之宰萬民。務在通其志。聖人之制萬物。貴乎全其天。

臣聞上天至公。四序以成。秋霜肅殺。而木不怨落。春風長養。而草不謝榮。是以聖王御世。使民不矜。涵之以德義。不知其爲惠。適之以法律。不知其爲刑。

臣聞事以順爲便。物以適爲安。爲獫賜者。非負之而升木。爲魚德者。非挈之而入淵。是以夏蠲冬繇。民不以爲怨。春貸秋賦。民常以爲恩。

臣聞綱以綱爲總。服以領爲尊。綱舉而目自張。領振而裔乃循。是以道者政之領。聖人修道不修政。吏者民之綱。聖人治吏不治民。

臣聞天道默運。寒暑調而人不知。天象昭垂。景緯明而人易覩。是以一人之術。教化出於朝廷。一代之法。憲令著于官府。術以潛幹。民靡察其由。法以顯施。民莫踰其度。

臣聞調弓者必弛張其弦。鼓瑟者必推移其柱。是以因時制宜。將以通於俗。觀變立法。不徒泥於古。三王

殊事名施於後世。五帝異道。德覆於天下。

臣聞竹律九寸。可以推七十二候之氣運。玉衡八尺。可以驗九千萬里之天行。是以人君致治之具甚約。天下歸化之效孔宏。何則。十世百世之理。萬世之理。萬人千人之情。一人之情。

臣聞琴非弦不鳴。羣微具而弦調。車非轂不行。衆輻湊而轂備。是以聖明之代。賢才畢試。人君無聰明。總天下之智爲聰明。人君無威勢。乘天下之能爲威勢。

臣聞句粵之簠。鍤以精金。用爲棖箠。則何擇於槁樸。蜚景之劍。威奪白日。用以封穫。則何異於鬬刃。是以量材授任。則大小得宜。度德官人。則聖賢無隱。

臣聞君人之職。用相爲先。宰相之任。惟賢是舉。是以傳巖求說。徒憑夢相之符。莘野聘伊。不假官資之序。臣聞人材顯晦。關世盛衰。故叔末之棄置。乃興王之倚毘。是以十亂造周。本出商家之舊。三傑輔漢。實由秦世之遺。

臣聞孔席不煖。墨突不黔。豈忘己以徇物。寧枉尺而直尋。是以德周乎萬物者。中庸之道。道濟乎天下者。聖賢之心。

臣聞出處異致。用舍殊方。裕於己者。及物之心宏。潔其身者。爲我之道長。是以孔孟憂時。冀尊王而輔帝。巢由傲世。甘薄帝而輕王。

臣聞翠以羽自殘。龜以智自害。丹以含色而肌磨。石以抱玉而質碎。自銜厥美者。物之愚。自貽伊患者。物之昧。是以蘊節韜光。智士所以密其外。繕□□。哲人所以定其內。惟內外之既完。故始終之無悔。

臣聞神龍遊于九淵。以有欲而見擾。威鳳生於丹穴。以無求而莫致。是以高世之士。超然遠逝。等寶玉如土苴。齊冠冕於羈累。上卿千乘。魯連卻而弗顧。宏璧十朋。亢倉睨而不視。

臣聞石蘊玉而山潤。川沈珠而淵媚。是以處士隱晉。鄙人皆善良。德人居商。岳物無妖厲。

臣聞以色列物毛澤。買馬而不論其足力。則廐無絕地。以大小徑廣售玉。而不論其質美。則篋無連城。是以德求士。致士之實效。以才取士。得士之虛名。

臣聞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攻其短則天下無全才。錄其長則人才皆大方。是以蕭曹斗筭。英布刑墨。其質本可都將相。伯夷蹈義。楊朱履善。其能不足位公卿。

臣聞直道而事人者。不嫌於去就。盡忠而愛主者。不易於生死。是以展禽三黜而無怨。史魚尸諫而忘毀。臣聞易重咸。恆。詩首關雎。陰教者。天倫之模範。內治者。王化之權輿。是以周家致理。太姒之德。旣盛。漢室搆亂。呂氏之行。原汙。

臣聞陰以靜爲體。而必動以贊乎陽。坤以順爲用。而必兼以承乎乾。是以佩玉晏鳴。詩陳周后之戒。輦車辭載。史述漢姬之賢。

臣聞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治容者亂之媒。尤物者禍之宗。是以徵舒宣淫而陳國亡。妲己肆悅而殷祚崩。臣聞婦女之賢。或由性稟。忠義所激。初非勢驅。是以周廢不恤緯。而憂王室之弱。莒婦自投紡。而復丈夫之讐。

臣聞冰炭不共器。薰蕕不同室。淑之長者慝之消。邪之伸者正之詘。是以有誠無僞。天性之常理。去惡存善。聖人之治術。

臣聞道貴樸素。實悖時好。時尚文華。已離道真。是以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

臣聞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是以福善禍淫者。天道之常。好善疾惡者。民彞之秉。

臣聞天地之運。有始而無終。陰陽之變。有消而無絕。是以嚴寒殺節。牆根之草已生。虐暑薰天。井底之泉猶冽。

臣聞力不久盛。勢無長雄。月方滿而遂缺。雪乍積而已融。是以履崇貴者。持之以恆則可保。居溢富者。守之以虛則能終。

臣聞百夫操弓而逐一兔。兔無不斃。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無不傷。是以人心至微。衆欲並戕。防欲如禦寇。收心如括囊。欲弭而心有養。心存而欲自亡。

臣聞烟生於火。而烟鬱火。冰出於水。而冰道水。烟微則火盛。冰泮則水逝。是以才命於氣。而才者氣之違。

情出於性。而情者性之蔽。氣以才成而後充。性由情靜而斯遂。

臣聞物有可悅。情所同好。然而糟糠不飽者。寧慕乎梁肉。短褐不完者。豈思乎文繡。是以惠在周人之偏急。欲不資人之兼樂。

臣聞法以伸情。法或爲情而詘。理以明事。理或因事而晦。是以舜雖爲君。無以處其弟。孔雖將聖。未嘗語乎怪。

臣聞物之明者莫如鏡。器之斷者莫如劍。然而劍之爲藝。專於僂人。鏡之爲術。窮於照面。是以誠無不鑒。乃可以爲明。智無不決。斯足以言斷。

臣聞智有所遺。力有所虧。何則。一心不可以二用。四體不可以八施。是以弈秋。隸首之精思。心在笙鴻而弈算廢。逢蒙。王良之巧藝。體屈弓馬而射御違。

臣聞跛鼃企飛兔。頑蛇化神龍。其趨殊塗者。質之異。其歸一揆者。性之同。是以質雖氣拘。性由學充。塗人可以爲堯舜。鄙夫可以能中庸。

臣聞千丈之山。基於一簣之土。萬仞之井。起於三寸之坎。是以累細行而大行崇。積小德而大德顯。

臣聞良價不爲折閱而不市。良農不爲失歲而不耕。是以君子於學。惕焉靡寧。人不己知。守之以固。世不我用。履之以貞。

臣聞元聖既往。大道遂分。源遠而流益漫。根隱而枝益繁。是以八儒三墨。衆學乖離而無統。諸子百氏。羣言有亂而非真。

臣聞物有千變。事有萬殊。執其中而物理可契。據其要而事情不渝。是以刊繁削亂。乃探乎學本。統宗會元。斯詣乎道初。

臣聞百聖之旨。宗乎道德。六籍之學。本乎仁義。是以達而堯舜。以成化而致治。窮而孔孟。以立教而垂世。名實貫於古今。體用同於天地。

臣聞天地分而生禮。陰陽合而興樂。大禮本於序。以萬彙爲節文。大樂主於和。以萬竅爲橐籥。是以玉帛交錯者。禮之偏於浮。鐘鼓鏗鏘者。樂之趨於薄。

臣聞雲漢昭回。日星光輝者。天文之宣。草木榮華。山川峙流者。地文之著。道雖明矣。非文不行。事雖實矣。非文不具。是以經緯兩儀。黼黻萬化。帝王之文。所以昭憲章。羽翼羣經。藻繪衆言。賢哲之文。所以傳竹素。臣聞見禮而知政。聞樂而知德。是以觀世運之隆汙。視文章爲準則。和平渾厚。質實瓌贍。驗治道之方昌。夸浮纖靡。詭怪支離。察政理之斯數。

文訓

華川王生。學文於豫章黃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偃偃焉食而不知其味。皇皇焉寢而不安其居。望望

焉如有求而不獲也。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曰：子之學文，有年於茲，志則勤矣。吾聞天地之間，有至文焉。子豈嘗知之乎？夫雲漢昭回，日星宣朗，烟霞卷舒，風霆鼓蕩者，天文之所以暢。山嶽鋪峙，江河流行，鳥獸蕃衍，草木茂榮者，地文之所以成。天地之文，不能以自私，誕賦於人，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瓌人峻士，相繼代作，莫不大肆於厥辭。蓋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修人勵，致力於斯。其間鞠明究曠，疲弊歲月，剋精竭思，耗費簡札者，紛趨而競馳，孰不欲爭裂綺繡，斥攀日月，高視萬物之表，雄峙百代之下，卓然而有爲，然而躑躅而不進，骯髒而不振，思窮力蹙，吞志而沒者，往往而是。而能登名文章之錄者，其實無幾。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是故文有大體，文有要理，執其理則可以折衷乎羣言，據其體則可以剴裁乎衆製。然必用之以才，主之以氣，才以爲之先驅，氣以爲之內衛，推而致之，一本於道，無雜而無蔽，惟能有是，則統宗會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欲言，而言之靡不如其意，斯其爲文之至乎？凡吾之說，子豈嘗知之？苟知之，其試以語我。生曰：文之爲物，貴適時好，粲然相接，合喜投樂，有如正始不完，文氣遂偏，俗尙化遷，而排偶之習興焉。四屬六比，駢諸儷聯，抽黃對白，調朱施鉛，五采相宣，八音相便，握擣穠纖，吟哢寒暄，豐腴醖酣，眩麗媚妍，珠璣溢緘，膾炙滿篇。凡慶函與賀牘，咸累幅而疊番。王公之門，下逮閭閻，彝儀縟典，往來交際，率奉之以局旋。又如大雅既遠，詩歌日變，玉臺西崑，其流也漸，支爲詞曲，爭嫩競艷，字分重輕，句協長短，浮聲切響，清濁和間，羽振宮潛，商流徵泛，笙簧觸手，錦繪迷盼，風月留連，鶯花凌亂，振

妙韻於沈冥。託葩辭於清婉。性情因之以暢宣。光景因之而呈獻。好會睽離。懽忻悲歎。莫不假是以託情。固無間於貴賤也。若是者其爲文何如。太史公曰。古語變而四六。古聲變而詞曲。文之弊也甚矣。請置勿道。爲言其他。生曰。命鄉選士之法廢。而科舉乃興。以文取士。設爲範程。漢有射策。唐有明經。復有詩賦。逮宋日益增。經衍爲義。而三篇以明。賦本於律。而八韻以成。咸各專其科。各精其能。其義則意融旨切。言粹辭達。枝語蔓引。叢論英發。剗聖德而立辯。幹天機而生說。其賦則句鍊字戛。音覈韻軋。藻秀春擷。花艷晴掇。較妍醜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髮。他若宏辭制舉。大科別設。文法靡不該。文格罔弗列。又必學稱博極。才號閎傑。乃能攻其業。凡習於斯者。皆賈勇詞場。角雄藝闥。不厲兵而日戰。爭奪弧而先拔。若工若拙。三年是力。若勝若劣。一日而決。及其中文衡。入文彀。則遂圍棘聲徹。榜金名揭。上賢書於天府。承洪恩於帝闕。乃躋臚仕。乃展遐轍。若卿若相。鮮不由茲而出矣。上以此而求賢。士以此而致身。文之用世。信不可誣也。歟。太史公曰。科舉之文。趨時好以取世資。特干祿營寵之具耳。學古之君子。恥言之。生曰。文之古者。登諸金石。記誌頌銘。具有成式。或鐘鼎是勒。或琬琰是刻。或鑄於麗牲懸繹之碑。或鑲在封嶽磨厓之壁。莫不炫耀崇勳。烜輝茂德。載不丕之嘉猷。紀赫赫之休績。然皆一筆之力。九鼎可扛。一字之價。千金是值。爾其宏奧之思。雅健之姿。瑰璋之辭。攢撫馬班。凌厲蔡楊。蹂躪柳韓。玉采金聲。焜焜煌煌。鏘鏘鏘鏘。衰章繡文。炳炳烺烺。續續紘紘。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昂。翕然而律呂張。正音諧薩謨。變態類雲霧。勁氣排甲。

兵沈冥以之而開塞。幽闕以之而著宣。逖遠以之而綿延。然非儒林宗匠。藝營宿將。道德爲世之模楷。名位爲國之儀望。堂堂焉。章章焉。擅鴻筆。攬魁柄。稱文章之大家者。孰當仁而不讓。宜其媲美古昔。傳信今後。照四裔以無倫。垂千載而不朽。此其爲文也。不幾於古乎。太史公曰。文至於是。謂之古宜也。雖然。其爲用殆不止是已。生曰。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冊令詔。藹爲王言。渙爲大號。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灝灝噩噩。渾渾洋洋。稜厲蓬勃。揮霍奮揚。或溫潤而精粹。或宏偉而秀雄。或嚴肅而簡重。或衍裕而深長。經緯天地。橐籥陰陽。黼黻萬化。轆轤三光。封職則氣含陰雨之潤。授官則義炳重離之明。勅戒則吐星漢之華。治戎則揚游雷之轟。肆赦則垂滋於春露。明罰則示烈於秋霜。一字之褒。沛漏泉於下地。一言之感。被挾纊於黎蒸。朝出九重。暮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山鳴而谷應。奮迅乎寓外。磅礴乎域中。鼓舞乎彝夏。陶鎔乎帝皇。文章之用。蓋與造化而侔功矣。若是何如。太史公曰。易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釋矣。民之莫矣。文之爲用。誠莫盛於此矣。姑舍是。豈無復有可聞者乎。生曰。文之難者。莫難於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皇道帝德。王略霸圖。運祚興衰。治道隆污。將相卿士。武烈文謨。賢智忠孝。凶慝奸諛。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禮樂兵刑。食貨賦租。選舉職官。冕服車輿。蠻夷戎狄。遐方異區。恍惚詭變。俗怪習殊。凡一代之本末。皆史乎載。故曰。史者一代之成書。是故事以實之。辭以給之。法以立之。例以律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體。明足以究萬事之理。智足以究難知之意。文足

以發難顯之義者。曾烏得以稱良史。蓋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雋偉超卓。後之爲者。世仍代襲。率莫外乎其桀。論者以爲遷、固之書。其與善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賤葬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而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干。及乎范曄、陳壽之流。則遂肆意妄纂。曲筆濫箋。曖昧其本旨。而義駁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譎以纖。况乎曄、壽之不若者。則又卑陋而無足觀矣。故史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而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後勝其任。茲其所爲難乎。太史公曰。噫。史之爲文。誠難乎其盡美矣。文而爲史。誠極天下之任矣。抑吾聞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史者紀事之文。於道則未也。生曰。聖人旣歿。道術爲天下裂。諸子者出。各設戶分門。立言以爲文。是故管夷吾氏以霸略爲文。鄧析氏以兩可辯說爲文。老聃氏以秉要執本。持謙處卑爲文。列禦寇氏以黃、老清淨無爲爲文。墨翟氏以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爲文。公孫龍氏以堅白名實爲文。莊周氏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爲文。慎到氏以刑名之學爲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復流於深刻之文。尹文氏又合黃老。刑名爲文。鬼谷氏以捭闔爲文。蘇秦氏。張儀氏因肆爲縱橫之文。孫武氏。吳起氏以軍刑兵勢。圖國料敵爲文。荀卿氏。揚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爲文。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爲文。凡若此者。殆不可遽數也。雖其文人人殊。而其於道。未始不有明焉。譬猶水火相滅。亦以相生。和敬相反。亦以相成。易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

者言本於一揆而已。文以載道。其此之謂乎。太史公曰。諸子之文。皆以明夫道固也。然而各引一端。各據一偏。未嘗窺夫道之大全。人奮其私智。家尙其私談。支離頗僻。馳騁鑿穿。道之大義益以乖。大體益以殘矣。此固學術之弊。而道之所以不傳也。生曰。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衷。奠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是乎有徵。斯蓋羣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準繩。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烟霞而鼓風靈。猶之地焉。則山嶽峙而江河行。鳥獸蕃而草木榮。故聖人者。參天地以爲文。而六經配天地以爲名。自書契以來。載籍以往。悉莫與之京。斯其爲文。不亦可以爲載道之稱也乎。太史公輟然而驚。喟然而歎曰。盡之矣。其蔑有加矣。此固載道之器。而聖人之至文矣。嗟乎。世之學者。無志乎文則已。苟有志焉。舍是無以議爲矣。是故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之文。爲我之文。而吾之文。一本於道矣。故曰。經者。載道之文。文之至者也。後聖復作。其蔑以加之矣。今子知及乎此。則於文也。其進孰禦焉。特在加之意而已矣。生於是再拜謝曰。謹受教。敢不拳拳服膺。是則是效。以無忝夫子之訓告。

王忠文公集卷十六

九誦

余癸卯之歲。荐嬰禍患。哀感并劇。情有所不任。撫事觸物。輒形於聲。蓋彷彿乎離騷之作。而其情猶巷伯、蓼莪之義焉爾。先是庚寅之春。去國而歸。戊戌之冬。避兵以走。中間悲苦之詞。往往而在。合而次第之。得九篇。取九章。惜誦之語。題之曰九誦。

撫予年之方壯兮。騁吾好夫遠遊。匪驚外以矜名兮。固齷齪之爲羞。泛澗河以西渡兮。憩錢唐之故都。卽太伯之遺跡兮。復宿留乎中吳。凌大江以北上兮。亦徘徊乎梁楚。望岱宗之巍巍兮。道吾經乎鄒魯。至燕雲且焉息止兮。曰帝京吾所企。觀河山之宏壯兮。望城闕之瑋麗。君門邃乎穆穆兮。嚴虎豹以守關。哀有懷將上訴兮。爰瀝膽以披肝。恐吾君之怠荒兮。用紐娛以爲玩。盈成或廢乎持守兮。將噬臍而徒嘆。何九重之阻隔兮。乃壅遏乎上聞。謂登天猶有階兮。曾此語之不可信。抱予懷之邑鬱兮。潛涕淚之浪浪。中情誠乎愛君兮。豈予心之可懲。瞻魏闕以嚮徊兮。心欲去仍夷猶。犬馬之戀主兮。盍少忍而遲留。卞所獻豈非璞兮。乃三獻而三刖。嗟進忠而罹尤兮。固曷嘗乎往哲。留三年亦既久兮。君終不察予中情。書有字且磨滅兮。每痛哭以拊膺。進旣不獲乎吾君兮。惟退修吾初服。不吾知其亦已兮。敢怨懟而隕穫。出國門以

南邁兮。赤子忍離乎慈親。涕淚墮而莫遏兮。長矯首乎蒼旻。念吾君本聖明兮。初不遺於小物。惟先容弗
吾道兮。固吾之所爲誦。亦初服之旣返兮。粵義命之是安。盼邱壑以長往兮。時廣歌乎考槃。庶默名而晦
節兮。期歲晏以無數。惟初心之耿耿兮。恍夢寐以驚惕。處畎畝不忘君兮。在古人以皆然。詎獨善以自足
兮。固求志之爲賢。

右遠遊

仰皇天之亭毒兮。粵冒下以至仁。紛含靈雖萬彙兮。誕賦予之實均。惟夫人之有生兮。獨衣冠乎厥身。固
天衷之能全兮。秉至善以粹純。胡有之乃弗保兮。衆違天以自棄。褫神靈爲淫褻兮。室虛明爲蕪穢。肆惡
念之一興兮。若颯馳而焱熾。錯枉直以逆施兮。甘遘菑而遭螫。撫吾躬以自愛兮。寧衆人之敢同。飭禮均
以自衛兮。修義矩以爲容。冀寡過而鮮尤兮。惟聖賢之是從。吾豈戾衆以自異兮。庶將蹈夫大中。嗟日月
不吾與兮。年冉冉以如失。雖此志之不昧兮。寧羣行之無軼。慮檢身以靡逮兮。跂前賢而莫及。惟夙夜以
戰兢兮。動魄愴而魂恍。善非由外鑠我兮。惡非本內錮。孰爲善而不成兮。孰爲惡而不倍。顏氏子之求仁
兮。盜跖恣睢而強暴。較得失於千載兮。果孰好而孰惡。顧子志之耿介兮。子子焉不與人同心。曾敢靳乎
人知兮。予惟天之是謀。冀皇天之純命兮。俾予善之獲信。保貞吉而無咎兮。弗顛躋以沈淪。苟予志之變
常兮。予行之或忤。夸毗墮乎素守兮。貪婪肆以爲害。致愆積以自稔兮。固獲罪而何悔。抑豈予所弗敢兮。

亦神明之弗貸。指皇天以爲正兮。望白日之晶光。洞昭昭其在。上兮。倘鑒予之衷誠。誓夫善之必爲兮。式克全於令名。紛外物胡足卹兮。庶無忝乎所生。

右皇天

夫何世運之推移兮。時理亂之靡常。承平曾不百年兮。遽已失於小康。書干戈其並起兮。鼎四海之沸騰。哀民生之多艱兮。寧性命之可憑。氛祲障以四塞兮。妖孽猖獗而最厲。天吳罔象何憑陵兮。魍魎伯強紛然而爲戾。太白千載以晝煜兮。熒惑又幸以怒芒。槍櫓旬始狀醜而情悖兮。况有旄頭與天狼。乾象錯以垂變兮。乖氣逆而成沴。豈夫時之偶然兮。抑所致之有自。何殺人以爲嬉兮。又食人以爲甘。旣剗腦以剔髓兮。復剗腸而刺肝。白骨積而爲山兮。流血紅而成河。家十室而九空兮。曾殘民之幾何。人烟蕭條互千里兮。日夕起乎悲風。良田鞠爲蒿萊兮。穴狐兔而橫縱。何羣黎之荼毒兮。一乃至於斯也。非天其孰使然兮。衆夢夢其莫知也。尙天心之悔禍兮。愍斯人之遺類。矧天道亦旣周兮。今喪亂且一紀。惟亂極則復治兮。殆夫數之必然。仰蒼蒼爲長慟兮。哽咽鳴以何言。亂曰。登彼大墳。以望遠兮。哀世之否。喪亂展轉兮。鳳麟長逝。梟獍產兮。長鍛大刀。慘人如剗兮。人類幾何。悉殲以殄兮。城邑邱墟。烟火鮮兮。哀今之人。其孰能免兮。瞻仰昊天。涕泗沍兮。曷保其軀。尙力爲善兮。

右世運

哀吾不及古之人兮。胡乃遭茲亂離。亦宇宙之云廣兮。身皇皇其何之。念離羣而索居兮。心竊嗜此幽獨。空山閨乎無人兮。所友狎乎麋鹿。旣築土以環堵兮。復誅茆而葺廬。詠先王之遺風兮。有左琴而右書。庶將樂而忘世兮。雖三聘不爲起。何此志不終遂兮。遽斯世之屯否。干戈蔽乎中野兮。紛殺人如刈麻。雜虎狼以哮呀兮。肆攫爪而搖牙。嗟竄避之無所兮。曾遑卹乎厥居。恆聲潛而形匿兮。駭神喪而魄飛。奉二親之垂白兮。復提攜吾妻子。及中夜以遯奔兮。悼行邁之靡靡。欲巢林以恃險兮。旣蛇虺之螫毒。欲航淵而憑深兮。又蛟鱷之逞酷。康莊返爲畏途兮。鄉邑變爲異域。臨歧路以慟哭兮。阻千里如咫尺。夜九起以撫榻兮。晝三卜而命龜。懼性命之弗保兮。心戰慄而危疑。念吾身之七尺兮。中天地以爲人。承先祖之麻廕兮。蒙造物之陶甄。庶有立於功言兮。稍自見於身後。雖千載不敢期兮。吾寧儕草木以同朽。苟溘先乎犬馬兮。或橫罹乎鋒鏑。譬草間之枯螢兮。雖有生曾何益。負此懼尤憂鬱兮。况吾不知謀所從。時仲冬方凜冽兮。號曠野之朔風。冰皚皚而層生兮。雪皓皓以遐積。御敝縕以爲衣兮。雖重襲猶絺綌。夜迢迢而未旦兮。矯吾望乎北斗。斗杓懸若可攬兮。將余哀之欲叩。邈漫漫之不可量兮。莽芒芒之不可知。愁絃結愈難解兮。情慄旣而不能支。步徨徊而蜷局兮。行徬徨以蹉跎。亦生死之不可必兮。知天命之謂何。

右哀古人

皇綱忽其遂弛兮。今歷載猶莫振。昔烟火以萬里兮。今瓜剖而豆分。何吾生之不淑兮。乃亨屯而離蹇。冀

性命之苟全兮。庶沈晦以獲免。將詭姓以遁身兮。懼非義之所安。不直道以自見兮。又曷濟乎艱難。惟視年之益邁兮。急朝夕之甘旨。嗟僭石之無儲兮。將曷具乎滌瀦。古固有不擇祿兮。非徒仕以爲急。粵爲貧與爲養兮。固聖訓之可執。竊升斗之區區兮。繆見推于當今。雖簿書之云猥兮。吾猶懼夫力之不任。居腆顏以忍恥兮。揆初心徒自悔。况左牽而右掣兮。覺氣沮而神憤。足蒙羈而莫聘兮。翻被鍛而莫翔。驅泛駕使服犁兮。揮瓊槃以代觴。才猷不適乎所用兮。衆咸以爲不然。擿忠直以爲譖兮。指迂疏以爲姦。人心不同如其面兮。本夷險之叵測。謂人亦與吾心同兮。非予之所爲惑。宜妬疾之交構兮。肆謗讟之並興。致萋斐成貝錦兮。紛巧言其如簧。無兄而盜嫂兮。娶孤女而撾婦翁。世烏有是事兮。皆人口之興戎。不疑之盜金兮。劉寬之隱牛。惟疑似之不可明兮。故妬辱所由招。何騰謗之孔易兮。局致辨之獨難。衆口所以鑠金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驅吾車於九衢兮。突太行以硨磲。鼓吾棹於平川兮。翻灩澦以蕩潏。菑有出於无妄兮。毀有生以求全。在賢哲所不免兮。吾亦焉敢以爲冤。惟反躬而自責兮。有順兮而無媿。我命不其在天兮。固賴此以爲恃。

右皇綱

處惟繁以累旬兮。心鬱結以惶懼。晝彷徨以候晦兮。夜展轉而達曙。豈不知戛戛之無益兮。奈何乎憂來而莫祛。浩傾淚而靡遏兮。類山崩而海瀦。昔姬文囚羑里兮。宣尼削跡於陳域。揭中天之日月兮。浮雲孰

爲之掩匿。鍾離南冠卒反楚兮。蒯通據鼎而客齊。張蒼韓信且伏斧鑕兮。終將相之能躋。賈生既斥復召宣室兮。倪寬擯死爲大夫。仲舒更生爲儒宗兮。俱嘗下獄以當誅。嗟梁獄之上書兮。終骯髒以自活。彼史遷雖宮刑兮。亦奇禍之終脫。何先哲之踵武兮。負瓌璋以豪雋。非才智之絕出兮。曷超卓以自奮。顧渙忍且惟怯兮。嗟力綿而技庸。徒慷慨以扼腕兮。寧昔人之敢同。爲掾而受污辱兮。亦爲親之故也。觀過乃知仁兮。吾敢改乎此度也。先民嘗有言兮。孰無施而有報。吾亦安知其他兮。惟撫躬而嗟悼。少歌曰。自吾睹此戎葵兮。受南薰而孕榮。敷綠葉之蕤蕤兮。綴丹葩之盈盈。葉障雨以衛足兮。葩向陽而心傾。旣智計能自保兮。又表暴乎忠貞。何卉物之甚微兮。乃獨懷此粹靈。近圓扉以託恨兮。豈非所而苟生。固造化之偏鍾兮。亦雨露之均承。悼吾德之不類兮。固觸物而傷情。倡曰。被仁襲義。服聖謨兮。循規蹈矩。道是趨兮。撫躬覈志。本何尤兮。致讒召謗。抑豈無由兮。蛇虺毒人。彼不自知兮。唯不知避。毒是用罹兮。鬱結紆軫。此情曷伸兮。匪天則高。盍不聞兮。亂曰。已矣乎莫我知兮。何我生之不成。吾旣不及乎古人兮。夫又何怨乎今之人。

右戎葵

賴神祇之嘉惠兮。俯洞微而燭幽。固正直之是與兮。用特乎此庇庥。蹠虎尾亦險艱兮。苟幸脫乎害菑。庶志復而氣完兮。獲少遂乎吾私。何罪逆之旣深兮。或沈迷而弗悟。不自底於隕滅兮。禍顧延乎所怙。念頃

歲之奔走兮。阻膝下之愉怡。食甘旨之既缺兮。居溫清之弗違。撫崦嵫之迫景兮。心遑遑以驚懼。何終養之靡逮兮。乃遽罹茲大故。承訃音之遠來兮。五內割而分崩。痛極吾不知所爲兮。如醉夢之弗能醒。病不及以嘗藥兮。斂不得以附棺。不孝之罪上通天兮。離殤死復何言。猶殘息之支綴兮。忍未及於卽死。恐徒死且無補兮。非所望爲人子。世豈有無父之國兮。予獨何爲而不天。非天之德我讎兮。由吾行之有愆。哀昊天之罔極兮。將曷圖以爲報。立身揚名以顯親兮。固聖哲之謂孝。苟能此以自見兮。庶前罪之可贖。吾猶懼後來之不可期兮。終自棄於禽犢。仰皇天以呼號兮。瀝哀衷以爲誓。豈涕淚之能竭兮。尙有血以相繼。

右崦嵫

瞻望烏傷。吾故鄉兮。千里阻隔。路茫茫兮。若昔嬴秦。禮義亡兮。葬倫攸斃。瀆綱常兮。有顏氏子。烏其名兮。詩書靡習。一黎毗兮。獨孝之能盡。至行昭彰兮。呼號蹕踊。執親之喪兮。乃卜宅兆。以埋以葬兮。躬負厥土。用反壤兮。一念之至。格穹蒼兮。畢逋者烏。紛回翔兮。銜土而助。成高岡兮。厥吻流血。集哀聲兮。悲風滿林。日色黃兮。維行之至。名乃長兮。邑以是名。曰烏傷兮。千載之下。我生是邦兮。耳目所及。亦云詳兮。胡行之悖。不能彼同兮。豈性之蔽。學弗克兮。恭惟百行。孝爲宗兮。曾是之弗致。不愧爾躬兮。興言及此。痛割肺腸兮。陟彼帖矣。日月以望兮。白雲天末。渺飛揚兮。蓼莪之思。頃刻能忘兮。維是哀衷。遠莫將兮。已不得自由。

中心曷明兮。靖言思之。不如無生兮。

右瞻烏傷

悵太息以攬涕兮。邈吾觀乎大荒。登高邱以躑躅兮。復上陟乎高岡。欲登天而無梯兮。欲涉海而無航。穆眇眇以無垠兮。杳漫漫而莫窮。囿八極於指顧兮。等千古於斯須。迺長風之振蕩兮。睇陰雲之冥迷。情遙遙以遐邁兮。神惘惘而不自持。憂與憂其相接兮。夫孰知予之孔悲。緬大化之茫茫兮。中一身之甚細。苟修名之不立兮。曷自配於天地。曰惟忠與孝兮。固大節所攸繫。或於斯弗自致兮。比蟻螳以何異。日與月其居諸兮。歲忽忽以云逝。恐沒齒以無聞兮。故吾之所爲懼。念予志之耿耿兮。夙有志於邦國。雖業術之已迂兮。夫豈不知蹇蹇之爲直。進旣被謗以逝穴兮。退惟反躬而自責。不緇己以徇人兮。寧枉尋而直尺。死非所固可恥兮。尙在我之弗失。何家禍之旋集兮。乃重遭茲閔凶。哀嚴訓之在耳兮。遽莫睹乎儀容。恨奉養之乖違兮。痛終天以何窮。惟卽死乃其所兮。孰從訴此哀恫。願憂患之相仍兮。或魄隕而志銷。投淚以掩涕兮。心曾不知夫所操。庶忍死圖有就兮。不遂終乎寥寥。怨往昔之已矣兮。諒來者之可冀。每一念輒愁愁兮。慮造物之不吾濟。撫予躬以自悼兮。恆兢兢以竊驚。或如阢於火竈兮。或如墮於冰淵。不火而情自熱兮。不冰而膽自寒。嗟任重而道遠兮。固之死而始安。言有盡而意長兮。獨嗟吁而永歎。

文評

於乎。以余觀乎有元一代之文。其亦可謂盛矣。當至元、大德之間。時則柳城姚文公之文。振其始。及至正以後。時則廬陵歐陽文公之文。殿其終。卽兩文公之文而觀之。則一代文章之盛。概可見矣。蓋嘗評之。姚公之文。如泰山之雲。觸石而起。層出疊見。蒼鬱纓纓。而震雷掣電。助其威聲。曾不崇朝。雨及天下。萬物被其潤澤者。莫不昭蘇而發育焉。歐陽之文。如滄溟之濤。浩瀚無際。長風四至。而洶湧山立。天吳罔象。蛟龍之屬。因舞其間。及乎風止浪息。百怪沈溟。則巨艘大舶。一息千里矣。嗟乎。二公之文若是。豈非一代之雄於文者乎。宜其節惠易名。皆特謚爲文。千載公議。孰得而誣之。是故唐三百年。得謚爲文者。惟韓子爲合理。若李翱、權德輿。則不足言矣。宋三百年。得謚爲文者。惟王荊公、朱微公爲稱情。若楊億、蘇洵。則有可議者矣。獨有元百年之間。姚、歐相望。而兩文之謚。始終有作。吾無間然矣。謂之爲盛。豈非然哉。歐陽公之孫。字公輔。好學而有文。哀集公之遺文爲若干卷。將圖之不朽。庶幾世其家業而不隕者矣。公輔今擢僉陝西按察司事。將行。徵予言爲別。予固有志於文者也。因舉所嘗評兩公之文者。書諸簡以爲贈。世有知言者。其必謂余言爲有徵也哉。

文原

天地之間。物之至著而至久者。其文乎。蓋其著也。與天地同其化。其久也。與天地同其運。故文者。天地焉。

相爲用者也是何也。曰：道之所由託也。道與文不相離。妙而不可見之謂道。形而可見者之謂文。道非文。道無自而明。文非道。文不足以行也。是故文與道。非二物也。道與天地並。文其有不同於天地者乎。載籍以來。六經之文。至矣。凡其爲文。皆所以載夫道也。陰陽之變化。載於易。帝王之政事。載於書。人之情性。草木鳥獸之名物。載於詩。君臣華彝之名分。人事之善惡。載於春秋。尊卑貴賤之等級。以節文乎天理者。則禮載焉。聲容之美。以建天地之和者。則樂載焉。此其爲道。實至著至久。與天地同化而同運者。而皆託於文以見。則其爲文。固亦至著而至久。無或不同於天地矣。嗚呼。此固聖人之文也。歟。然而經非聖人不能作。而聖人不世作也。後世作者。豈遂不足以言文乎。曰：非然也。道在天地間。萬古一日。無或敝也。世有作者。舍聖人則無所爲學。其爲文也。苟以載夫道。雖未至於聖人之文。其必不謬於聖人者矣。三代而下。漢有董子。其文曰三策焉。唐有韓子。其文曰原道焉。至宋則周子有太極圖說。張子有西銘。程子有易。春秋序。歐陽子有本論。蓋其立言皆幾於經矣。等而上之。亦何愧於聖人之文乎。故曰：爲文苟以載夫道。雖未至於聖人之文。固可謂不謬於聖人者也。由是論之。文不載道。不足以爲文。凡世之以雕章繪句爲務。競華藻而逞妍巧者。曾不啻淫聲冶色之悅人。其不眩耳目而蠱心志者幾希。此則文之爲敝。而有志乎學聖人者之所不屑道也。盱江王君伯昭。其志於爲文而學聖人者乎。余嘗與之論文而有契。遂定交焉。君間屬余記其恆山書舍。未果而言別。因書所嘗與伯昭論者。作文原以爲贈。用以志吾二人者。其所論文。

非苟然而遂已也。君之伯氏玄翰甫，博學尤工文，嚮辱與余游，而九原已不作矣，不得以今所論從質之，抑亦可慨也夫。

述騷

承穹祇之嘉惠兮，藉先祖之休澤。幸投身於衿裾兮，獲衣被乎儒服。念詩書之傳家兮，綿十世之無數。逮予躬而弗振兮，將隕墜乎先德。撫年歲之冉冉兮，既強壯而無立。懼任重而力庸兮，恆朝厲而夕惕。朝吾蒐乎書林兮，夕藝苑吾芸菑。希孔氏之絕迹兮，效董生之下帷。既因訓以究義兮，亦纂言以成辭。慨載籍之茫茫兮，自恣覽而遐思。溯六藝之淵源兮，採百家之藩籬。惟至道之孔奧兮，吾將皓首以爲期。

粵道不可明言兮，矧有形之可索。紛鳶魚之上下兮，眇川流之無息。能目擊而心悟兮，斯潛體而默識。嗟一貫之微旨兮，舍曾子其孰得。維亞聖之於卓爾兮，猶嘆夫前後之難測。噫，吾徒之冥愚兮，孰無求而有獲。苟朝聞而無媿兮，固夕死吾不惑。

昔君子之自貴兮，託幽蘭以爲况。謂昭質之弗虧兮，又姱節之足尙。何世厯而俗汚兮，混薰蕕以同狀。以蒿艾爲芬芳兮，誣蕙蘭之凋喪。亦人情之不古兮，又奚怨而惆悵。

伊邃古之世兮，俗泰和而雍熙。秉玉燭以昭朗兮，煦陽和於四時。象四靈以爲畜兮，涵醴泉以爲池。羣耕食而鑿飲兮，何帝力之能知。人生斯世兮，樂融融而怡怡。後億載吾始生兮，生不逢時。世已丁乎叔季兮，

予心胡能以不悲。

仰圓穹之蒼蒼兮。亦所覆之甚廣。何厄運之相仍兮。遍兵戎於土壤。梟獍馳驚以縱橫兮。天垠互空而輝焜。骨山積而血河流兮。塞妖氛於蒼莽。睠幅員之溥濁兮。吾舉足其焉往。

君門九重遂以遠兮。虎豹恣以當關。吾嘗叫閭闔以叩關兮。將瀝素以披丹。衆莫召爲先容兮。匪吾君之不吾前。攜所有而南邁兮。返初服乎邱園。鬱吾志之不伸兮。敢怨懟而忘愆。

吾壯旣不有祿仕兮。念親髮之種種。愛日薄乎崦嵫兮。心能喜而猶恐。嗟三釜之不可逮兮。曷漏泉之光寵。庶承歡於膝下兮。聊菽水以爲奉。

人孰不有親兮。予獨無以養乎親。人孰不有君兮。予又弗得乎君。進吾不敢以自售兮。退吾不能以自存。形憔悴而無聊兮。情條侘而氣鬱堙。豈造物之不吾與兮。將受命之匪辰。惟蹈道之弗頗兮。固吾之所以爲信。

名璞產乎荆山兮。質粹美而含輝。雖三獻而弗售兮。誠吾心之無疑。天下之至寶兮。爲天下而重之。彼世俗之莫識兮。夫於我其何悲。

昔孔孟之自處兮。翼己道之必行。周流於列國兮。何汲汲而皇皇。亦所就之弗苟兮。寧老死而不爲傷。粵義命之是安兮。弗舍己而人從。雖一身之終絀兮。固百世之耿光。

吾觀時人之生世兮。初何異於羣物。夫將求異其閒兮。貴修名之能立。念千載之悠長兮。哀百年之促急。苟樹立之不早兮。身與名而俱歿。

惟聖賢所自立兮。其致各不同。太上立德兮。其次有立功。德弗昭而功弗建兮。乃立言以爲宗。悼予德之弗類兮。功又弗能以顯融。歲月儻其惛邁兮。懼式遏乎吾躬。昔孔孟之不遇兮。託空言於無窮。幸斯文之未喪兮。舍聖賢其誰從。

王忠文公集卷十七

義烏宋先達小傳

宗澤

徐僑

朱元龍

康植

宗澤字汝霖。母夢雷。電紅光下燭寤而生。澤自幼有大志。元祐六年登進士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皆有能名。改知掖縣。差通判登州。忤道士得倖用事者。予祠而歸。復坐削奪。羈置鎮江。尋監鎮江酒稅。靖康元年。朝廷議遣使與金人講和。用薦者。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奏名不正。改計議使。衆謂澤方剛難合。必不能屈。且徒死無補。不若付以河朔一要郡。除直祕閣。知磁州。從羸卒十餘人。倍道之官。至則治城池。修器械。廣儲畜。募敢勇。爲必守計。且條畫邊防要策。與勤王之議上之。除祕閣修撰。河北義兵都總管。高宗以康王使金。過磁澤力止之。朝廷因命爲兵馬大元帥。澤副元帥。加集英殿修撰。高宗承制復加徽猷閣待制。凡與金兵十數戰。皆有功。方進兵臨濮。而京城不守矣。金人逼徽宗。欽宗北行。澤卽引兵趨滑。抵大名。將徑渡河。據其歸路。邀還之。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卽欲先行誅討。乃還軍衛南。且上書高宗勸進。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卽位南京。趣詣行在所。入對。涕淚沾臆。陳興復大計。踰千言。且曰。願陛下下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雖驚怯。當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家。志願誠足矣。高宗壯其言。擢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改知青州。俄改知開封府。尋遷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眞除開封府。其訓

辭曰。雖蕭何之守關中。寇恂之徇河內。以卿比迹。於古有光。澤素蓄忠義。益自感奮。招集四方義士。得百餘萬。復有河北山寨效順者數十萬。來聽節制。京城內外所屯兵。實百八十萬。方剋日大舉渡河。而遽屬疾。諸將入問狀。矍然起曰。吾固無恙。政以二聖蒙塵至此。汝等能殲滅醜虜。吾死何恨。衆皆洒淚。同聲應曰。敢不盡力。翌日遂薨。臨終唯呼渡河者三。二年七月也。時高宗南渡已久。至是有旨。除澤門下侍郎。御營副使。命未下而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賜諡忠簡。始澤身任中原之事。既修復京城。力請回鑾。疏凡二十四上。而黃潛善。汪伯彥從中沮之。以故憂憤成疾。澤既薨。數日間。民人散去者十五六。議者謂其子穎。嘗居戎幕。得將士心。宜用以卒父功。於是朝廷已用杜充爲留守。乃除穎祕閣。留守判官。穎尋服喪而歸。所集義士悉散去。而中原不守矣。穎後爲兵部郎中。

贊曰。高宗之南渡也。中原之事。一委於忠簡。及中原剋復。而高宗乃無有北還意。忠簡以中原無所倚。因請以信王榛爲兵馬大元帥。信王榛者。高宗親弟也。潛善。伯彥輩。輒譖其有異圖。遂有門下之命。雖曰尊任之。然實奪之權。家傳國史。皆不書其事。蓋諱之也。嗚呼。高宗之無意於中原。固不足論。使忠簡而緩死。則神州全璧。社稷長靈。實嘉賴之矣。然則盛衰之際。庸非天乎。

徐僑。字崇甫。淳熙十四年進士。調主簿。上饒。始受業考亭朱子之門。歷紹興。南康司法。皆以憂去。開禧和戎。議函大臣之首。僑上書言非所以立國。時多其能盡言。嘉定七年。由嚴州推官考滿。差主管刑工部架

閣文字除國子錄召試館職除祕書正字遷校書郎請外知和州徙知安慶府十一年除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事上書極言朝廷時政請詔大臣以正己之道正人憂家之慮憂國庶幾致安於已危迺治於將亂丞相史彌遠怒令言者劾罷之久之理宗卽位禮部侍郎眞德秀奏亮直敢言如徐僑者願寘之言地而彌遠猶在相位不報葛參政洪喬丞相行簡時在侍從代爲請祠迄不受祿遂引年告老紹定六年朝廷更化收用老成落致仕除直寶謨閣江東提刑尋除祕書少監改太常少卿屢辭逾年始造朝入見論奏數千言大略謂君心正則朝廷正以至百官萬民莫敢不正矣除兼侍講尋兼權國子祭酒勸講之際數開陳友愛大義遂復皇子竝爵且建言子思宜配享孔子二程子宜列從祀王安石宜廢勿祀趙汝愚宜配享寧宗後皆施行以論王穉奉使狀與時宰論不合力求去除工部侍郎求去益切陞集英殿修撰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僑奏領祠勸讀乃體貌重臣之殊禮力辭不敢當遂以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旣歸援舊比上疏請辭待制乃復除集英殿修撰與其子京官固辭命下如所請而疾以革卒年七十有八訃聞仍除寶謨閣待制致仕謚曰文清初僑之兄侃倬皆學於東萊呂成公而僑師事朱子朱子每語人曰崇甫明白剛直士也因俾以黻名齋朱子之學詘於慶元及伸於端平僑與度正業味道實發之其人在人君前論學則曰在正心論治則曰在知人其教學者以命性心中誠仁爲窮理之要九思九容爲主敬之本平日奉身苦約人不堪其貧嘗入對衣敝甚上問曰卿何貧甚耶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

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倖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于橫斂。軍怨于掊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理宗爲改容優納焉。其所著有讀易記三卷。讀詩紀詠一卷。雜說一卷。文集若干卷。門人曰朱元龍、康植。

朱元龍字景雲。嘉定十六年進士。歷溫州平陽、池州青陽兩縣尉。調饒州司理參軍。德興令誣其民董氏五兄弟溺死。縣卒具獄上。力辨其非辜。其兄弟得不死。後皆爲名進士。他所平反者甚衆。嘉熙元年。以處州縉雲縣令治最。擢幹辦行在諸司糧科院。尋除宗正簿。陞宗正丞。兼權左司郎官。京局官。或挾權貴勢。求舉牘。輒斥之曰。舉牘可以勢取耶。中官有求封節者。力持不可。宰臣傳上旨令改擬。對曰。吾職可罷。擬筆不可改也。宗室有圩田之訟。衆莫敢決。元龍毅然決之。時方括兩淮浮鹽。致書執政。以謂朝廷行商賈之事。廟堂踵諸閫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鹽自今始。不可。又兩上封事。言自宮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皆可痛哭流涕。於是史嵩之入相。疾其直言。遂斥去。差知衢、吉二州。皆旋予祠。改知台州。以憂不上。既而鄭清之再入相。清之尤素惡其剛直。遂以朝奉大夫致仕。家居十年乃卒。元龍早受業於僑。既又從四明袁正獻公變遊。變象山陸氏門人也。故元龍之學得朱、陸之異而會其同。有文集若干卷。子幼學。用蔭入仕。爲臨安府觀察推官。能世其家業。

康植字子厚。父曰仲穎。字蘊之。淳熙十四年進士。復試中教官。仕爲尙書吏部郎中。涖官以清白稱。植用

世科。登嘉定七年進士第。授奉化縣主簿。三遷爲武安軍節度掌書記。與制置使史嵩之不協。對移江陵。酒官未幾。除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正。改通直郎。論對。言事抗直。忤喬丞相行簡意。差通判廣德軍。救荒有法。陞知本軍。以治最聞。召知大宗正丞。遷兵部郎官。除浙西提點刑獄公事。劾奏平江守臣史宅之治郡無狀。嵩之宅之兄也。時爲丞相。并連及之。其言以謂宅之不思掩前人之愆。專務聚斂。以事貢獻。是以小忠而成其大不忠也。嵩之不知而使之。不智。知而使之。不仁。其上罔陛下。又不忠之大者也。羣臣知其罪而不言。皆逆探陛下之意。而不敢嬰其鋒。是逢君之惡。亦不忠之徒也。疏入。理宗震怒。欲重罪之。杜丞相範。時在樞府。爲之極諫。謂憲臣言事既不中。又加之罪。如天下公議何。理宗尋悟。乃徙宅之隆興。而植提刑福建。改知寧國府。兼權江南東路提舉茶鹽義倉。奏免和糴。行經界法。除都官郎中。出知吉州。改福建路轉運判官。兼攝建寧府。賑水苗。拯鹽弊。政惠大孚。赴闕奏事。卒于建溪驛。積階朝奉郎。其在廣德時。取大學語。名其齋曰誠求。仲穎與僑爲同年。植以故早師事之。師門中獨植從游最久。與同邑祕書丞王世傑。皆號稱高弟焉。

贊曰。文清學行純篤。風節高峻。誠可謂道學之宗師矣。朱子之傳。閩中則有黃幹氏。而浙東爲文清。然黃幹氏一再傳爲何基氏。爲王柏氏。皆文清同郡人。而皆隱德不仕。文清之傳。如元龍。植則皆起科第。躋政路。故著於大節表表如是焉。王柏氏稱植操尙之堅。風力之勁。有文清之遺則。嗚呼。寧獨植而已哉。

王安國小傳

王安國字靖翁。婺之東陽人也。倜儻有志略。喜讀孫吳書。以門功授成忠郎。當入官。於是宋祚將傾。知有材無所可用。輒歎曰。衰世之熊虎。孰與治世之鸞鳳哉。則閉門隱居以教子。至元十三年。國兵南伐。宋既納土。而人心猶危疑未輯。安國以策干大師高興。歷陳撫綏之計。與與語意合。卽署爲東陽尉。時法令未一。安國能布威立信。以馭其民。明年。縣民婁覃等。恃玉山險僻。相挺爲亂。殺浙東宣慰使陳天祐。新昌界行省左丞史弼。領兵討之。安國詣軍前。先以方略。親入賊窟。以計誘之。手縛渠魁以獻。弼喜曰。使吾兵不血刃而獲賊者。爾爲也。延置麾下。將薦用之。以親老而固辭。二十六年。寧海妖賊楊鎮龍反。玉山境接寧海。因據爲巢穴。妄立稱號。勢甚猖獗。安國覘其勢。笑曰。賊無能爲也。率鄉兵。據要害拒之。賊乃從間道趨義烏。未幾。與官軍遇。其衆果皆潰。而首賊遂就擒。安國爲人。謹厚重然諾。民有訟。不直於縣官。而惟尉之言是直。自其爲尉。鄉閭賴以安靖者二十年。民懷其德。有祠其像于家者。二子奎、嘉。並以經學傳其家。烏傷王禕曰。安國六世祖豪。在宋宣和間。能禦睦寇。捍鄉井。以功補忠翊郎。其大父靈。起武科。守邊郡。嘉熙。淳祐之際。江上事急。朝廷深倚其功。卒官達州刺史。若安國者。可謂能世其家矣。忠翊之死。喬丞相行簡爲其銘。而達州事業。具載史傳。安國之事。其可不使少概見乎。故予私著之。以備闕逸。

吾邱子行傳

吾邱子行者名衍太末人也其先爲宋太學生留弗歸因家錢塘至子行比三世子行嗜古學通經史百家言工於篆籀其精妙不在秦唐二季下而於音律尤精然性放曠不事檢束眇左目左足跛而風度特蘊藉一言一笑皆可喜對客輒吹洞簫或弄鐵如意或援筆製字旁若無人每以郭忠恕自比自號貞白處士僦居陋巷中教生徒常數十人未成童者坐之樓下賓客談笑喧動鄰舍而樓上下之徒常肅然達官貴人聞子行名款門候謁非其意斥弗與見或從樓上遙與語弗爲禮或與爲禮矣送之弗下樓也東平徐公子方海內大老也持節使者節浙西所蓄古器物款識多莫能辨咸以爲非子行無能知者徐公卽命駕訪子行子行爲一一鑒定之徐公未嘗不歎服其精敏於是人皆謂徐公能下士而子行非果於傲世者矣子行爲詩不純守法律而善著書所著有尙書要略聽元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詞譜重正卦氣楚史構杌晉文春秋道書援神契說文續解周秦刻石音釋學古編其修詞立論皆識見超詣人所弗及故用是自負藐視一世其所稱許者惟錢唐仇仁近永康胡汲仲穆仲三人於他詩人文士悉少許可動加譏刺不顧人喜怒不知者不堪其謔侮知者以其類乎滑稽不卹也初子行年四十未娶買酒家孤女爲妾不久卽死死且久人或誣告子行妾嘗爲己妻有司逮妾母而妾母已再適人居他州及來死子行所又逮妾母後夫後夫來復舍子行而坐僞鈔事覺竟連子行知情子行懼走訪仁近值仁近早出則留詩以去遂莫知所之後三月吳人衛天隱以六壬占之得亥子丑其辭曰歲子月巳旬寅斯首亥實水鄉

己墓在丑。惟子與丑無祿殞虛墓。非其藏。死沈江湖。是生戊辰。土爲宰制。土弗勝水。家絕身棄。此其骨汚淵泥九日矣。筮與所留詩語合。乃知子行已投水死。其弟子爲招魂以葬。而汲仲爲之銘。

爲說者曰。篆籀之學。至宋季其敝極矣。國朝以來。子行始倡其說。以復于古。而吳興趙文敏公實和之。其學乃大明。子行可謂博雅之士哉。子行旣歿。得其學以名世者。宛邱趙子期。濮陽吳孟思。子期仕至執政。而孟思今猶布衣云。

禹烈婦傳

烈婦禹氏淑靜。字素清。會稽人也。生五歲。從父宦居錢唐。性聰睿。授以古文。日誦數百言。稍長。習書記。凡文字。過目輒不忘。一日。忽自警曰。此非女子所宜先也。乃潛心女紅之事。咸精其能。父母鍾愛之。不肯與凡子。年二十三。擇壻。得四明吳守正。有文學。爲時名士。卽以歸之。烈婦生處華靡。旣歸吳氏。能不厭儒素。益自恭巽。事舅姑以孝聞。治家井井有條。善慮事。多億中。無鉅細。必資稟其夫。乃行。嘗謂人曰。婦人雖聰明。然聞見有限。其可自用乎。平居不妄談笑。與人言。必由於禮義。女婦或有行汙不自飭者。雖貴。咸不與見。雖見。不與言。或譏其不容物。則對曰。人其身而禽獸其行。吾方爲之羞。尙能與之語乎。其一言一行。皆足以範世軌俗。大抵此類。姻堂敬憚之。稱爲女婦中丈夫也。至正壬辰秋七月。錢唐陷于賊。燔民居殆盡。艱難備嘗。得脫虎口。移家崇德之石門。丙申夏五月。賊陷崇德。攜三女泛舟走避。泣謂之曰。世亂如此。而

吾家貧力殫。苟藉祖宗廕庇。庶幾有濟。倘有不測。吾與汝輩。唯有死耳。慎勿受人汚也。明日賊退。苗軍縱兵大掠。倉卒備不能遠。同舟十數人。悉爲所虜。烈婦卽抱八歲幼女投水死。日暮。其夫往覓所在。水上得幼女屍。卽其旁求之。烈婦屍挺然立水中。於是得。年四十有五矣。

贊曰。無非無儀。婦人之常。以烈稱婦人。誠婦人之不幸歟。予聞禹烈婦宅心禔身。平日毅然以貞潔自許。及遭變故。輒視死如歸。雖曰死得其所。謂之不幸非歟。嗚呼。自兵興以來。五六年間。天下之擾攘甚矣。男女失身不得所死者。蓋不可勝道。抑禹氏之得以烈稱爲不幸。可不可歟。

考定伯夷傳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其謚也。始墨胎氏。父曰初。字子朝。

自伯夷名允以下。據韓詩外傳。呂氏春秋增入。

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

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亂。周德衰。其前乎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自曰吾聞古之士以下。據莊子增入。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

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太史公曰。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泰伯。伯夷之倫。詳矣。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余以所聞。由光義既高。其文辭不少。

槩見何哉。

此太史公將稱伯夷讓國之節。故先述帝堯讓位之難。及由光不受讓之義。因以見由光雖義高。其事不見於經史。而伯夷之節。則賴孔子序列。故名傳世。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

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

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由是觀之。怨耶非耶。

此舉孔子稱道伯夷之辭。言其求仁得仁。固若無怨。然兄弟讓國。乃至餓死。能無怨乎。蓋言其

若有怨。所以明其實無怨也。

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天之報施善人。

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

彰明較著者也。至若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

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此引言顏子有德而早夭。盜跖暴戾而壽終。又極言操行不軌者。

乃富厚累代。公正發憤者。反遇禍災。所以反覆致意於伯夷。以讓國之賢。而至於餓死也。

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

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賈子曰。貪夫徇

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憑生。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此言人之志。善惡不同。爲善者因衆人之惡而愈見。然則盜跖曷嘗爲足重。而伯夷雖餓死。豈足

爲輕哉。

易曰。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伯夷、叔齊雖

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

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未又申言爲善者必待於聖人以著名。而惡沒世之後善名之不著。所以深幸伯夷得孔子而名彰。顏淵由附驥

尾而行顯也。

太史公伯夷傳。自漢以來。論者莫不稱其文章之奇偉。萬喙一辭。無異議者。以予論之。則有不然。遷作史記。體制最正。其列傳之體。必首著名氏鄉里世系。繼序行能功烈之始終。而其末論斷之辭。則別稱太史公曰云云。以補所未備之事。發所不盡之意。觀乎老莊、管晏、申韓、孫吳等傳。爲體皆然。獨伯夷傳首述載籍博考等語。次述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等語。乃始及夷、齊之事。而遂以天道無親等語終之。辭意不倫。體制乖舛。意者必有錯簡。而後世承訛襲謬。不以爲非也。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不過隨文生意。曲爲註解。予切病之。因爲考尋其指意。易置其文辭之先後而訂定之。間復援據古說。補其一二。而頗加箋訓。庶幾其體正而義明。讀而習之者。有所取法也。或曰。太史公之文至矣。後學顧乃妄議而竊更之。不已僭乎。曰。非然也。予之考定是傳也。實因其本文而更次第之。曷有妄贅一辭哉。且書之武成。禮之大學。旣列爲聖人之經。而在先儒。悉嘗更改。則予於是而考定之。乃所以成其美也。而奚僭之

爲况乎史記本不完之書。故褚少卿、小司馬氏輒爲之補益。設以僭罪予。則於二人也。其又將何尤。庸志諸傳後。以俟覽者詳焉。

宋太史傳

宋太史者。名濂。字景濂。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爲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謚文通先生。通尙書。春秋。有才而不及用。周廣順中。徙于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柏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爲景濂。自其父祖而上。世爲峻儒。雖隱約鄉里間。不顯著。而詩、書之澤。被於人者多矣。景濂在姪。僅七月。爲嬰兒時。苦多疾。甫六歲。卽能讀古文書。過其目輒成誦。爲詩歌有奇語。操筆立就。人異之。呼爲神童。年十五六。里人有張繼之。長者也。告其父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卽有成爾。乃攜之入城府。俾受業聞人夢吉先生。習易、詩、書、春秋。通焉。爲舉子業。課試每居諸生右。其友胡君翰曰。舉子業不足爲。景濂盍爲古文辭乎。遂與俱往浦陽。從吳萊先生學。吳先生博極經史。善爲古章句。景濂學之。悉得其蘊奧。久之。文章之名。藉然著聞矣。景濂爲文。初若不經思。而用意極精密。浩浩乎莫闕其際。源源乎不知其所窮。洋洋乎不見其有所不足也。當是時。鄉先生翰林待制柳公貫、翰林侍講學士黃公潛。皆大儒。天下所師仰。景濂又各及其門。執弟子禮。而此兩公者。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爲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

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濟以經博之學。進之以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景濂所爲文。多經二公所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莆田陳君旅。知言士也。爲之序曰。柳公之文。龐鬱隆凝。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杳莫窮其端倪。黃公之文。清圓勁切。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不亂。景濂之文。其辭韻沈鬱。類柳公。體裁簡嚴。類黃公。大哉文乎。其不可無淵源乎。蓋以景濂爲能兼二公之所長矣。翰林學士承旨廬陵歐陽公。先於二公爲行輩。嘗評景濂文。氣韻沈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懼。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駕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卣周彝。龍文漫滅。古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躋終南。衆皴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其爲當世所稱許如此。於是二公相繼既卽世。而景濂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至正中。用大臣薦。擢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爲太史氏。此儒者之特選。而景濂素不嗜仕進。固辭避不肯就。會世亂。益韜閤。不欲事表顯。乃入小龍門山著書。書成二十四篇。曰龍門子凝道記。又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皆傳于學者。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己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氏。王柏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爲朱學之世適。景濂既間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足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景濂於天下之

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指要。至於佛、老氏之學。尤所研究。用其義趣。製爲經論。絕類其語言。眞諸其書中。無辨也。青田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老、佛語以資嬉劇。譬猶飫梁肉而茹苦荼。飲茗汁耳。景濂狀貌豐厚。美鬚髯。然目短視。尋丈之外。不能辨人形。而雪邊月下。蠅頭之字。可讀也。性疎曠。不喜事檢飭。賓客不至。則累日不整冠。或攜友生徜徉梅花間。索笑竟日。或獨臥長林下。看晴雪墮松頂。雲出沒巖扉間。悠然以自樂。世俗生產作業之事。皆不暇顧。而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間。盡其道。與人交。任眞無鉤距。視人世百爲。變眩捭闔。謾若不知。知之亦弗與較。縱爲人所賣。不復恤。而人亦無忍欺之者。用是咸稱爲有德之君子。景濂所爲文。別有蘿山吟藁三卷。潛溪內外集三十卷。又有浦陽人物記五卷。或謂可比五代史云。

義烏王禕曰。世稱太史公司馬遷好遊。南上會稽。浮於沅、湘。北涉汶、泗。過梁、楚。足迹半天下。其文雄深雅健。善馳騁。有奇氣。以游故也。吾觀宋太史以文章擅名今世。其才氣殆前無古人。使其生遷時。與之相頡頏。不知其孰爲先後矣。而其足迹未嘗踰鄉里。豈世之稱遷者。固不足信耶。遷生龍門。而景濂亦著書龍門山。其所著書。與遷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以成一家之言何異。然遷謂自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後至其身。亦五百歲。自待太重。亦見其不知量矣。若景濂立言。謙謙焉未始以自高。此又其所爲異耶。

劉燾孫傳

劉燾孫字長吾。茶陵人。宋丞相沆之十四世孫。器貌瓌宏。有文學。後至元丙子。游京師。以民間俊秀。用薦者。得自入國子爲弟子員。積分及優等。至正戊子。會試下第。以例署常寧州儒學正。壬辰。天下兵起。紅巾亂湖南。常寧陷。州長貳皆棄城遁。燾孫獨不去。因集民爲兵。有衆萬計。克復其州治。就以民兵守之。總兵者嘉其功。言燾孫當起陞。知其州事未報。其年冬。武岡洞獠寇常寧。於是常寧以糧匱援絕。城復陷。燾孫乃率其餘衆。退保溫江原。結寨以爲固。已而紅巾有羅甲者。復來攻其寨。燾孫力與戰。以衆寡不敵。見執。燾孫有女。甲欲取之。使謂之曰。予吾女者。免若死。且必厚相遇。即不予。死不可免。死後。女終爲我有。若其圖之。燾孫大罵曰。賊狗奴。我天子諸生。受國名爵。義當死報國。死吾所也。寧得以女子賊求活耶。我死。即吾女爲賊有。豈復顧哉。賊留之者五日。日以甘言誘之。燾孫不爲詘。絕不飲食。而罵聲不絕口。遂遇害。賊黨有義之者。以棺瘞之。州西門沙上。賊旣退。發棺重殮之。以葬。顏面猶如生。湖廣省臣及部使者。皆具其死事以聞。燾孫有同母兄耕孫。字存吾。至順庚午進士。仕爲寧國路總管府推官。至正乙未。長搶陷寧國。亦執節死之。

史官王禕曰。嗚呼。元之有國餘百年。其德澤之入人亦深矣。及其亡也。服節死義者。雖往往而有。然卒未嘗多見焉。豈余之聞見不廣歟。抑死者人之所甚愛。而又世道不古若。故其能以忠義自許者。或寡歟。余

頃奉詔修元史。於凡以死殉國者。必謹書之。厲世教。扶人紀也。當時得耕孫死事。旣已登載。而有司不復以蕭孫事來上。使其傳闕焉。何世之不樂成人之善者。類如是歟。蕭孫之子穎。方以學行用世。爲余道其父事甚悉。余固信之。因爲著之于篇。以補史之闕文。

陳孝婦傳

陳孝婦者。徐氏妙梓。明州象山縣人也。資性淑慧。父母甚愛之。擇所宜歸。得同里陳氏子曰汝棣。質美而好學。遂以妻之。孝婦旣歸陳氏。逮事其舅姑。盡婦道。大德丁未。歲大祲。人相食。孝婦盡出奩具。以易粟。擇其精鑿者。用爲養。而自食疏糲。以率羣下。或采蕨根。薺葉。以取給。未嘗使舅姑知之。厥後舅姑相繼物故。未葬。停柩于家。一日。隣舍火。衆爭攜筐筥逃避去。獨孝婦與其夫。以身捍柩。號天慟哭。誓與俱焚。火且及。左右曳使避。孝婦哭垂絕。不爲動。俄而返風。火轉延他家。柩得不燬。人謂其孝感所致。由是鄉里咸稱之。爲孝婦。而縣大夫列其事以聞。孝婦平居善治家。好施予。事夫教子。皆合禮法。卒年七十三。汝棣字傳巖。有學行。仕爲慶元路儒學錄。五子。長曰德星。入國朝。以文學見推擇。爲承事郎。同知西安府同州事。史官曰。余覽前史所列孝行。如姜詩夫婦輩。純誠之感。能致水涌魚出。未嘗不廢書而嘆。以爲孝弟之至。實與神明通也。今得陳孝婦返風轉火事。擬之古人。夫復何媿。曾謂古今人乃不相及邪。故爲論次。著之于篇。以備于國史。

義烏喻氏家傳

喻氏之先富陽人也。宋初徙居婺之義烏。子孫遂爲義烏人。有臨海縣丞良倚、工部郎官良能兄弟者。同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而良能與其弟國子進士良弼。因以文章家知名。至簽書鎮南軍節度推官偏。知南安軍。演兩兄弟。又皆第進士。以文稱。其他由特科世賞入官者。不可勝數。而義烏望族推喻氏矣。偏孫四人。其長曰綱。字叔文。天性最純厚。其季曰夢炎。字叔淡。極友愛。皆習場屋業。治周禮。有雋聲。丞相喬文惠公在朝。並用其薦。夢炎赴江東漕闈試。而綱就試浙西。於是夢炎以所治經魁江東。例當會試禮部。因嘆曰。吾與兄實同學。願可先吾兄取科第耶。輒託故不赴。以俟。閱再大比。綱始獲薦于鄉。乃同赴禮部試。未至。而夢炎道屬疾。綱卽扶護以歸。旣而夢炎死。綱泣曰。吾弟所以抑遏弗振者。以吾故也。今吾弟已矣。吾尙忍獨由科第取祿仕乎。遂絕意場屋。後用蔭補官。仕知西安縣。夢炎二子。伯曰京。字伯大。仲曰高。字仲明。事其母石。俱以孝聞。石守節善持家政。家素饒於資。遭國兵南伐。亂離之際。石以白金千餘兩。窖藏之。久之。京他適。高不及告。取而有之。石意不平。京歸。語其故。京曰。母所有。將以遺吾兄弟也。兄弟義同一體。弟之有。卽吾有爾。母何慊焉。石重嘉嘆。卽取他所藏白金二十錠。以遺京。京受其二。餘復推以與高。其後石與京相繼歿。並殯其堂。會寧海寇起。抄掠旁縣。家人咸逃匿山谷中。高徬徨不能去。號哭竟日夜。乃斂金帛。實兩柩間。寇至。奉以爲質。告之曰。吾所以不懼死而惜此者。丐以全死者爾。情詞懇切。寇相

顧駭愕弗爲取。且以善言慰撫之而去。家人返。怪其人與樞皆無恙。而金帛故在。莫知何以致然也。高後以壽終。人稱其長者云。

贊曰。曾子固氏。嘗譏世之立傳者。多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以予所聞。喻氏兄弟孝友事。初非世之人所不能。而人莫之能也。以其可以輔教警世也。故著之于篇。

鮑信卿傳

鮑信卿者。諱完澤。其先汴人也。六世祖瑞。仕宋靖康間。從南渡。家于杭。故信卿今爲杭人。信卿資識粹敏。慎重寡言。善記憶。涉獵經史。過目輒不忘。且好論議。能言人所不能言。方年少時。一時老成人。皆自以爲不及也。前元元貞初。以蒙古言語文字。天下或不能盡習。詔所在州郡。並建學立師。貴游子弟。及民間俊秀。皆令肄業。信卿受業其師蕭氏。悉究其精奧。乃攬撫史傳中故事。及時務切要者。二百五十餘條。譯爲書曰朶目。反覆應對。曲折論難。最爲詳密。又記其師所受之言。爲書曰貫通集。又採精粹微妙之言。門分類別。爲書曰聯珠集。又取蒙古及偉兀爾問答比譬之言。爲書曰選玉集。凡其音韻之所自出。字畫之所由通。毫釐之間。具有分別。南北人爲蒙古學。未有出信卿右者。方是時。爲其學者。悉倚爲入仕之階。而信卿澹然。獨無求進意。隱居教授。戶外之屨。至無所容。達官大人至杭者。莫不延見信卿。與信卿語。見其動中肯綮。而適於事情。未嘗不爲之降歎也。至順初。翰林寇學士早從信卿學。薦信卿學行于朝。力勉之出。

信卿以養母辭。至正中江浙寶哥參政及浙西部使者爭辟用信卿。欲引以贊決軍事。信卿以母老終不從也。參政嘆曰。鮑博識純孝。若是使其出効官使有不忠於所事者乎。博識猶華言博士也。信卿事親既能以孝聞。而處兄弟尤極友愛。平居一言一動無不揆乎道義。人皆稱其篤行君子。信卿卒以至正癸巳得年若干。無丈夫子。以弟之子益爲之子。

野史氏曰。國家起朔漠。風氣渾厚。雖言語可譯。而文字未通。世祖旣統函夏。於是巴思入帝師。至自西土。始因其語言。用諧聲之法。創造文字。以定一代之制作。蓋其爲母甚簡。而曲暢旁通之。則聲比字屬。有生不窮之義焉。昔儒有言。字書主於母。必母權子而行。然後能別形中之聲。韻書主於子。必子權母而行。然後能別聲中之形。故能明乎母子相權之法。則知我元言語文字之傳。百王不能易矣。豈特爲一代之制作而已乎。粵自百年以來。聲教所覃。凡人面之域。罔不同文。而欲精其學者。猶必賴夫專門之師。如信卿者焉。嗚呼。若信卿者。其可謂有功於其教道者耶。

齊琦傳

齊琦者。字仲圭。饒之德興人也。別號易巖。時人咸稱之曰易巖先生。因不復以字行。曾祖明善。宋端平甲午鄉貢進士。祖潛起。父顥。世以儒學名。初琦從祖有夢龍貴澄者。皆明易專心邵子之學。而貴澄嘗註經世觀物等書。琦讀其遺書。自幼卽領悟其旨。又廖應淮者。建昌人。精通邵氏學。在宋季言國家運祚禍福。

如指掌。而琦同郡傳立號初學者。實得其傳。立當至元間。以其學顯。世祖甚敬信之。又祝泌者。亦琦同郡人。其於邵學尤精。與應淮同時出。其學則有子傳焉。琦既承家學。又兼得祝氏傳。氏之傳蓋其爲術由聲色氣味以起數。而推極乎元會運世。卽其數之所見。天地氣運之否泰。生人吉凶休咎之微。無不可以預定。純乎邵氏先天之學。皇極之理也。故其爲人言。凡未至之事。如在目前。無一不驗者。嘗至衢。有周孚者。邀詣其家。問以家事。琦曰。自子造居屋。必歷一紀。乃始生育人。今滿一紀。則歲中當添三子男。今年十二月七日。明年二月九日。及八月。子生之月日也。孚補縣幕職。待次於家。明年三月當上。琦曰。子赴官。在今年九月乎。與同適市。指一女子曰。此爲子家八月生子者也。孚因納爲子妾。未幾。其前官有故。九月卽之官。十二月七日。其妻果產子。二月九日。子婦復育子。至八月。所納妾亦生子矣。當琦留孚家。有二客扣門者。琦聞其聲。輒曰。二人必皆三品矣。然不久且至。坐重罪。二人者。一爲潭守伯篤魯丁。一爲衢守將趙甲。後果俱以罪廢。同郡馬氏者。故相家。琦至其家。隔垣聞婦人聲。曰。是婦來歲其舉子乎。其夫曰。吾婦年已四十。是生七女子矣。縱娠亦恐非男耳。琦曰。不然。來歲舉子。當在秋中癸酉日。明年八月癸酉。果得子。至休寧。金南庚遠迓之。問曰。今日至吾家。首何見。琦曰。子家首見我者。與我同甲辰生人也。比至果然。琦曰。子家今夜子時。後山有不動之物動。明日辰時。前山有不動之物動。是夕。家後土庫棟橈崩。明日。大石墜。前山巔。金氏以問。琦曰。土庫崩。萬二千時內損小口。大石墜。萬二千時外有一布衣受宣命者。未三年。其

孫自經死。既三年。其子用大臣薦。授武略將軍。平江萬戶府鎮撫。江浙行省平章忽都普花。致琦問動靜。琦曰。朝廷今日除公矣。問職爲何。琦曰。職三品耳。且當理財賦。後旬日。報至。果以其日除大府卿。又曰。然公還。半塗必改除入中書。明年當復爲平章矣。比至中途。果改除中書右丞。明年。果復爲平章。中書有進士三人。曰哲理野臺。曰易南海牙。曰普顏。同謁琦。琦各問其今何官。哲曰。我已階五品矣。琦曰。子當作郡推官。而散階仍五品。又曰。子當作郡守。階三品。又曰。皆非也。子當作行省理問官。散階四品也。已而江西行省遷調。除潮州推官。湖廣行省遷調。又除高州總管。而中書皆不准。復除湖廣行省理問官。所得散階亦悉如所言。易曰。我亦當及五品階。琦曰。子不能五品也。府判縣尹。縣尹府判。府判縣尹。終六品耳。已而中書除興和府判官。而福建遷調。又除崇安縣尹。歷十月。中書不理。俾復任興和。比至興和。而過期不得任。再授延平路判官。又以故不赴。復除浦城縣尹。以終。普曰。吾階當至六品。琦曰。子可及五品。爲漕運官。已而除海道鹽運千戶。果五品也。江浙提學黃晉卿。年六十有六。將致仕。琦謂之曰。來年乃可致仕。當帶祕閣職名。七十後。於是起位一品。然公性褊少容。止二品耳。於是明年以祕書少監致仕。至七十有三。復召爲翰林直學士。陞侍講學士而歸。樞密參議歸陽謁琦。琦謂曰。公旦夕當陞職本府。尋任風紀爲三品。又登政府二品矣。頃之。陞樞密判官。卽擢河西廉訪使。遂拜四川行省參政。中書平章教化致琦問。琦曰。不出旬日。公出中書矣。越九日。除大司農。又閩琦。琦曰。當復遠出。俄遷平章行省江浙。琦嘗語所知曰。自

今以往。天下多故。不十五年。京邑南遷千里矣。未幾。海內大亂。朝廷削弱。而權臣挾皇嗣駐河南。今且十五年。又嘗語人曰。南士行入風憲矣。方是時。省臺檳南人不用已久。不久。果有詔用南人。其術精驗類如此。琦游京師。名貴人非可與語者。雖以禮來致。未嘗往。門外候謁者。車馬如市。亦未嘗輕語人。而樂從韋布之士游。琦嘗用薦者。署初庵書院山長。至正己丑。自京師歸。屏居番陽山中。邈焉若與世絕。或勸之出。則曰。時行時止。吾豈固必者哉。歲庚子。乃攜妻子至金陵居焉。琦於經史。悉究通大義。雖精於數學。然恥於術數名家。講論易道。剖析理趣。多昔儒所未發。立言建議。必要歸於仁義道德。有關於世教。故士大夫間。用是尤尊慕之。

贊曰。先天之學。秦漢而下。唯魏伯陽能知之。至陳圖南乃發其祕。一再傳而邵子出焉。邵子之言曰。先天學。心法也。萬化萬事。何莫不由心生。心者。理與數之會。而世之言邵氏學者。乃唯論數而舍理。何哉。陰陽五行。有是理斯有是氣。及其生物。氣聚而有形。則象與數所從出。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治亂禍福。不能外於數。而數曷嘗離於理乎。故數囿於理。理函乎數者。先天之學也。世傳邵子以其學授王豫天悅。天悅蜀人。死無所授。以所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者。同葬玉枕中。未百年。吳曦叛。盜發塚。出其書。道士杜可大得之。以授廖應淮。而應淮所著。又有元元集。畫前妙用等書數十萬言。悉以授傅立。而齊琦得之。則其淵源所自來。可徵矣。余數從琦游。聞其言。未嘗不以理爲本。蓋程子所謂加

一倍法者。然世之淺於知琦者。徒謂其於數爲精。何也。余故取世之稱琦者。錄其一二。而特論其學術之大要。著于茲。

王忠文公集卷十八

友琴生傳

友琴生，姓朱氏，字原良，金華人。六世祖漢上先生震，以善易名。至生，克紹世業，篤志詩書，然不屑爲章句學，而藝文之事，咸精其能。自三代、秦、漢、六朝、隋、唐、五季、金、宋，以迄于今，凡鐘鼎敦彝、鬲卣壺尊、玩用服御之器、金鏤石刻、繆章鳥篆、楷隸之文、圖畫之屬，悉能究其本末，鑒其真贋。今世以好古博雅稱者，深所推服。故士大夫樂與之游而善，其所居室，蕭然絕塵，不留他長物，惟置琴其中，曰：「古人無所尙，友也。雖然，古人遠矣。琴者，古人性情之所寓，吾視之猶古人焉耳。其不足爲吾友乎？」因自號曰友琴生。又嘗語人曰：「昔歐陽子號六一居士，謂一琴、一壺、一碁、金石遺文一千卷、書一萬卷，與己爲六也。夫身至貴也，混五物而俱六，是失己也。琴至古也，儕五物而各一，是失物也。要之皆非也。今吾獨取琴而友視之，友德之意，不庶幾歟？」于是人咸謂生爲善取友云。

論曰：昔先師朱徽公有琴名雪夜賓，嘗勒銘其腹，以遺丞相王魯公。其辭云：「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欲之邪心。乾坤無私物有則我，獨與子鉤其深。至哉言乎！言琴之用者，無以加于是矣。」原良，魯公里中子也，以琴爲友，其能服膺徽公之言者耶？

喻夫人傳

喻夫人者諱德常字可貞當塗人也。喻縣大姓也。家素饒于貲。父汝政仕嘗管財賦。有五女子。夫人長且賢。甚愛之。慎擇所宜歸者。于是同里陶先生安方以文學名。乃以夫人歸焉。先生風檢清邃。平居惟篤志問學。著書以爲業。而夫人善理家。事無鉅細。皆井井有條。用是先生得不以猥務瑣故嬰其心。日致力於文藝。所造益深矣。夫人雅不愛華飾。歲時歸寧。四女弟皆適巨室。服御競侈靡。夫人素妝靜儀。處其間。意澹如也。先生既領鄉薦。親戚里黨皆來賀。夫人曾不以爲喜。及下第歸。夫人亦無有不悅之色。或問之。夫人曰。乖逢得失。是有命焉。奚必置欣戚其間也。暨先生居宰垣。躋政路。祿俸之入充足矣。而夫人奉身益廉。處家益簡薄。唯承祭祀。延賓客。則必致其豐。常戒家人曰。夫君有儉德。今幸顯融。吾所以相之者。敢不愈加謹乎。初夫人逮事其姑徐。徐性嚴重。夫人事之備極恭巽。雞鳴盥櫛畢。卽詣前候起居。已乃具甘旨以進。左右承順母事。必得其驩心。徐以夫人事之至也。每語人曰。昔吾事吾舅。舅謂我盡婦道。臨終祝曰。新婦事我善。我且死。無以爲新婦報。願新婦有子婦。亦如新婦善事我也。舅言今其驗矣。先生適他往。而姑屬疾。夫人親鬻藥。晝夜扶掖。衣久不解帶。及卒。哀毀過情。而治喪無違禮。暨從宦金陵。請其母與俱。母辭曰。吾甚戀鄉土。今遠行。恐以骸骨累汝也。夫人謂時亂。田野非所安。力請以行。未幾。其族殲于兵。而母獨得以天年終。養生送死。於禮尤無闕。二子晟。昱。旣授經。延名師教之。先生夙夜在公。無休暇。義方之訓。

出于夫人居多。夫人秉志祇柔，察理明亮，而閒習于禮法，閨門之內，肅然有容。蓋其在父母家稱賢女，相其夫稱賢婦，而教子稱賢母。先生自窮居以至顯達，凡所與游，皆當世名人，莫不知其有資于內助，而夫人之爲賢也。夫人卒年四十有七，賢而不壽，咸嗟悼之。

贊曰：配偶，福之原也。是故君子重之。孔子刪詩，殷雷、鷄鳴之篇，與關雎、葛覃並列于國風者，以其能儆戒相成，勸以義也。嗚呼！室家能義以爲勸，儆戒以相成，此固配偶所爲賢家之所由昌歟！以予所聞，若喻夫人者，蓋有之矣。其羣行之懿，足以輔教而導世，故具書之于篇。

熊孝子傳

熊孝子者，名仁瞻，唐洪州海昏縣人也。性至孝，仕爲左衛府參軍，袁州宜春縣丞，喪母，奉柩而歸，卜宅兆于縣西之歸義鄉，而其地岡阜峻嶮，喪輦莫能致也。仁瞻念非水道不可達，誓傾家貲，掘地爲川，以通江。方庀工，俄而天大雨，水自墓旁近地湧出，成川，與江流接，舟以得達，而窀穸之事遂矣。旣葬，結廬墓側，居六年，有慈烏來巢，其稱異焉。于是江西觀察使路嗣恭，列其孝行以聞。大歷十年秋，勅旌表其門閭。仁瞻後再調江州司戶，又遷越州蕭山縣令，卒官。年七十有三，世因名其川曰孝子港。橋曰孝感橋，所居里門曰孝錫坊。海昏至宋改建昌，隸南康軍。淳熙六年，新安朱熹守南康，首命有司，依准勅令，護其墓，且遣使祭之。其文曰：熹假守茲土，攷諸圖經，以求此邦前賢潛德隱行之實。于建昌得陳大中大夫司馬暘從事

中郎司馬延義以及熊君皆以孝德聞而熊君精誠所感獨致涌水成川之應私心竊敬仰焉乃復以其事請于朝有旨游加旌表繼而嘉禾陸德輿來爲守聞而歎曰熊孝子事前守朱文公之所表章也吾其敢不成其志則大書有唐熊氏旌表門閭八字勒諸石俾縣令鄭伯承新作其里門厥後爲守令者咸護視之惟謹莫或能廢也孝子子孫相繼綿衍至于今十一世矣

太史氏曰余家烏傷縣縣人有顏氏者秦人也蓋葬其親而躬負土焉羣烏啣土來助烏吻皆傷故漢卽其地縣且名之至唐又改名義烏嘉孝行也及余得建昌熊孝子事至慈烏來巢與吾顏氏事頗相類爲之於邑久之因竊歎曰至哉孝乎一念之烈其感物固如是夫傳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信哉

蘇君小傳

蘇君名友龍字伯夔婺之金華人其先眉之眉山人也眉山蘇氏其顯自文公及其二子文忠文定始文定之長子遲以工部侍郎徽猷閣待制守婺有惠政移知處州婺民告于朝乞還守婺乃復以吏部侍郎帶前職知婺州卒贈少傅葬蘭谿之紫巖鄉因家金華而子孫遂爲婺州人矣少傅生龍圖閣直學士廣南東路經略使贈少保簡少保生江東提刑祕閣修撰大理卿諤大理二子吏部郎中江西提刑林金溪知縣鬱吏部生顯謨閣待制知撫州熙撫州生兩淮轉運司幹辦公事圭連幹生淮安主簿鎮金溪以吏部次子溫州通判照爲子生嘉禾縣令在嘉禾生泉谷處士鎬處士德祐太學生也宋亡歸隱于家至元

中諸生就徵。皆拜官。處士獨不起。以文學風誼。名重當世。生六子。君爲次。而淮安無嗣。因命君後淮安。君生十載而孤。母夫人潘。鞠而教之。俾有成立。君亦重自奮厲。積學砥行。藉然有名聲。乃見推擇試吏。以選得從事閩中憲府。遷廣東憲府掾。又掾閩中宣闡。遂由行宣政院。辟江浙行中書省掾。用累考及格。調紹興路蕭山縣尹。又除紹興總管府經歷。不上。階自承事郎。轉文林郎。行樞密院照磨。遂陞朝列大夫。浙行省左右司都事。君在閩。廣時憲使有以廉介爲同列所搆者。御史劾之。章未至。同列卽命君奪其印。言綱紀不可紊。章未至。印不可奪。而憲使亦撫同列罪狀。有左。欲逮繫之。君復言持憲度而自相詆毀。非所宜。憲使聽之。俱賴以免。連江縣有唐縣令孔戮所鑿湖。溉田五萬畝。戮又置竝湖田百畝。令民永以租入治湖隄。歲久事廢。君白上官。徵累歲逋租治之。竝湖之田。賴以有成。又歸學田之奪于豪民者。以贍士。士論稱之。廣東宣憲二府。歲科南海。番禺兩縣田。出錢以給宴饗。曰分田錢。吏因侵漁無度。以爲常。民不堪甚。君白除之。民大稱慶。朝廷歲給諸郡新鈔。而憲府監諸郡燒舊鈔如法。舊憲使爲廣東守者。獨不爲燒。積十五年。司鈔者不得代。君奮然建議燒之。鈔庫官率妻子羅拜以去。汀寇逼漳州。君往督漳。爲守禦計。吏欲籍民爲兵。君曰。我爲安民來。奈何擾民也。閱軍籍。得放逸者二千。使率以爲備。城守旣固。進兵擊之。獲其首亂者。他將略爲己功。君不以爲言。其在浙省。實掌漕事。江浙歲運糧三百萬石給京師。而漕官悉恃勢淩州郡。強取贏。無錫州獨不與。則誣其糧惡不宜上供。以激怒宰臣。宰臣怒。欲加罪本州。君慨然曰。

吾爲掾而使上官用法失平。是負掾矣。白遣官驗視得實。事乃解。海寇作亂。行省發官粟募民船載軍往捕之。船未盡發而寇降。遂議徵前所募粟。君以船已爲官募。而官不用。則責不在船戶。且其旣發。則食粟殆盡。而復徵之。是陷之罪也。不若止徵船之未發者。宰臣聽其言。其在蕭山。適歲祲。發常平倉廩以賑民。同列或泥常執不可。君曰。以官粟活民。何不可者。盡發賑之。民得活者數萬計。縣無社稷壇。而風伯雨師壇。前令售釋氏爲浮圖。君曰。吾任民社之寄。此而不卹。何以令爲。乃度地置壇壝。具准令式。吏胥或執官府短長爲民害。咸寘之于理。訟牒有及婦女者。必斥去之。居二年。政績大著。郡府常以旁近州獄諉之。讞諸賢守奉命賜老人帛。慢不親以授。里胥因匿之事。覺檄君按之。君究其實。守得無贓罪。而定罪如本條。州人有東西隣爭斫風所拔大木者。州罪東隣。東隣不直。詣府訟。府以其事下君。往其地詢之。則木乃南隣無主木也。乃遂以前罪罪西隣。而木入于官。其他所行事。若此類甚衆。會處州盜發。君奉文告招撫之。旣平。而樞密分院治于處。君留樞屬。因留處者久。及遷職都司。則時已不可爲。因謝事而歸。徜徉家林。或漫游金陵。日以書史自娛。情之所觸。輒聲于詩。不屑事雕刻爲工也。初文公歸葬于蜀。文忠、文定俱葬汝之郟城。子孫阻遠。不克時展省。而婺之有蘇氏。自少傅始。而文忠之孫給事中嶠。亦嘗守婺。處士乃率族人爲祠宇合祀之。且表坊門曰景蘇。君念烝嘗之事。久或不能繼。議各割田。總其歲入以爲資。族人皆從之。間嘗至京師。將留官于朝。庶幾得將指使。由陝西道漢中以入蜀。展謁先塋。訪族人以通譜牒。然後出。

歸峽。經襄陽。抵河南。以拜二蘇公之墓而後歸。而適時以多故。志弗克遂。年亦且已老矣。每言及。輒慨然。君歷官。法當推恩父母。不可得。尤以爲憾。誓不辱其先。因自號曰栗齋。言謹且畏。以自志也。君今年七十有二。康健如五六十歲人。生六子。其第三子伯衡。至正癸卯鄉進士。有文學。最知名。

左史王禕曰。蘇氏之所從來遠矣。唐世自趙入蜀。隱約數世。至宋之盛。而文公父子者出。及其自蜀居婺。則光顯又累世。當元之盛。而君以生。蓋上下不啻五百餘年矣。昔文公與二子至京也。翰林歐陽修薦之。以故名大顯。以其父子皆知名。故時稱文公爲老蘇。余聞伯衡舉進士赴禮部。君與俱行。是時歐陽玄在翰林。亦亟稱揚之。而一時復以昔時稱文公者爲君稱。至今以爲美談也。語曰。莫爲之先。雖美而弗彰。莫爲之後。雖盛而弗傳。豈謂是耶。嗟乎。蘇氏之澤。蓋未艾也。

瑯琊山人傳

瑯琊山人者。姓范。名常。其字子權。滁州人也。滁爲城。環以平岡漫阜。而瑯琊山獨巍然峙於西南。去城可七八里。范君世家滁。瑯琊山人所爲號也。初君之大父西新。有學行。當宋季。仕不大顯。學者稱之曰青山先生。至君復能世其學。隱居不求知于時。而時亦無能知之者。今天子起兵淮右也。首得滁。君卽杖策謁軍門。上知滁人之賢者獨范君。與語意合。留置幕下。有所疑。卽以問君。君每以實對。輒稱旨。而羣雄角立。天下勢未定。上命君爲辭以禱上帝。有奉天征討。慮弗合于天心等語。深契上心。旣而上渡江。取姑孰。君

以帥閩都事贊軍政留姑孰。又移毗陵及維揚。會姑孰闕守。遂命君守姑孰。以簡易寬厚爲政。居三年。民親愛之。旣去久。思之猶不忘。洪武建元。上旣卽天子位。銳意于稽古禮文。命君爲翰林直學士。制禮作樂之事多委之。尋以病謝事去。歲餘。上念舊臣在者如君無幾。有旨徵詣闕。俾仍任前職。君頓首謝曰。陛下之眷臣至矣。臣雖老且病。敢不竭力以事陛下。上每宴閒。命儒臣列坐賦詩以爲樂。君輒操觚揮翰。先成以獻。上笑曰。老范之詩質樸而無華。文亦類其爲人者乎。尋遷起居注。起居注者。古左右史之職。記人君之言動者也。于是其任益親密矣。君適有足疾。數在告。上卽傳旨令其善自愛。又錫以安車。俾其出入勿與衆人同。時人榮之。或問范君曰。山人隱者之稱也。今君朝夕在天子左右。爲侍從臣。奈何用隱者之稱爲稱乎。君輒然應之曰。子豈知人哉。人之志固各有在者。吾今雖忝列從臣。抑鄉土之念。誰能忘之。顧吾犬馬之齒。且益衰暮。他日天子倘矜憐之。則首邱之願。可終遂矣。是則山人之稱。固吾所以志也。而奚不可哉。于是或者乃知其意所在云。

太史氏曰。余適滁。登瑯琊山。愛其林壑深美。因問滁父老以山所從得名。或曰。晉武帝平吳。瑯琊王伉出滁中。故山因名瑯琊也。或曰。晉元帝之爲瑯琊王也。蓋嘗避地居此。山用是得名。以余論之。伉雖出滁中。未嘗駐此山。山何故因而名。當元帝時。中國亂。元帝將渡江。故避居此。後旣稱帝江表。人故卽其故號爲山名耳。山上石壘遺迹尙存。此其尤可驗者也。及余考地理書。見其所載各不同。而李清臣言瑯琊名甲

天下。予故因論次范君事。具著之于篇。

趙賢母傳

賢母趙夫人徽。姓葉氏。婺之金華人也。父曰謹翁。用儒學起家。以承務郎溫州路同知瑞安州事。致仕。夫人幼承家學。習聞詩禮之訓。懿聲淑譽。蚤見稱嫺戚間。年及笄。歸趙氏。爲嗣滋字子潤之配。趙氏。宋秦悼王之後也。世有屬籍。宋亡。家日以微。夫人爲趙氏婦。逮事其舅姑。克盡婦道。舅姑有不悅。輒惶懼跼蹐。若無所容其身者。而子潤純厚人也。業醫。常急于濟人。未嘗與人較財利。用是其家益匱。夫人處之恒裕如。營甘旨爲養。曲盡其道。舅姑不知家之爲貧也。舅姑之喪。以貧故。窆窆之事。久未克舉。夫人言及。輒泫然流涕。不憚。慟竟日。亡何而子潤死。夫人治喪無違禮。哀毀如不欲生。子潤之死。夫人年四十有七矣。有子四人。曰古愚。古怡。古恆。古忱。而幼者猶在襁褓中。夫人承其夫遺命。以教子爲先務。躬績紡以易食。以長以育。其子亦不知家之貧也。且日蚤作治家事。督諸子就學。夜必焚燭課誦讀。至夜分不寐。以爲常。平昔所聞嘉言善行。每懇懇與諸子言之。唯恐其不有成也。由是諸子皆重自奮厲。植業砥行。有聞于鄉邦。而古怡尤勇于爲義。以善士稱。于是趙氏自其高曾以下。未葬者凡七喪。夫人常爲古怡言。若等藉祖宗之靈。克有成立。而先世遺魄。猶未入土。吾與若等情事之未伸。天地間罪人也。古怡乃奔走經營。購得吉壤于北山夫容峰之原。舉諸喪盡葬焉。夫人曰。若等今能成吾志。吾無愧爲趙家婦。卽死。可以見宗祖地下。

矣。夫人得年六十而卒。既卒而古怡兄弟益相敦睦。家產日豐裕。嘗異爨而食矣。古怡曰。不可。兄弟一體耳。有無不可異也。乃復合食而同居焉。鄉人曰。趙氏之尙義。其賢母之教乎。夫人卒。今且十餘年。鄉人之稱賢母者。必曰趙氏。趙氏云。四子者。古恆已卒。四女皆適士族。孫男四。孫女四。皆尙幼。

左史王禕曰。予聞長老言。金華趙氏。宋宗室。異時常貴盛矣。國亡家遂衰。趙氏不亡如綫。有節婦徐者。實能再造其家。而趙氏以有。蓋再世而又得賢母焉。是何趙氏閨門之多賢也。傳曰。配偶。福之原也。家之有福。有不原于斯者乎。余觀賢母善教其子。若無甚難行者。然夷考其行。雖詩書所載何加焉。以其可以軌世範俗也。故具著之于篇。

宋瓚字說

吾友宋君景濂之令子瓚將冠。以書來告曰。願吾子之教之也。予既禮辭不獲。則爲製其字曰仲圭。而序其說曰。天下之器。無不適于用也。而用于宗廟之中者爲貴。宗廟之器。均之爲貴也。吾獨以瓚爲尤貴焉。是故祭莫先于裸也。既裸以求神。乃迎牲而畢事。而所謂裸者。實用鬱鬯之酒。瓚以注之也。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是也。以故六尊六彝。凡以酌齊酒。兩敦四璅。六瑚八簋。凡以盛黍稷。而莫瓚爲尤貴矣。然人徒知其黃金勻青。金外朱中。龍首華美而有容。而不知圭以爲之柄。所爲貴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稽之于禮。有圭瓚。璋瓚之別。而典瑞蓋曰。裸圭有瓚。春秋外傳亦以瓚爲鬯圭。是則裸之用資乎瓚。而瓚之實重。

乎圭也。吾故於宗廟之器辨其用與其實。知瓚之爲尤貴也。吾故配名於瓚。而字之以圭也。雖然。瓚之用以爲尤貴可也。而尤未免于可器也。局于可器。則雖以夷吾之仁。子貢之達。而其用有窮。吾未見其可也。必也充之。至於不可器。斯其爲成德之君子矣。詩不云乎。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吾之期于爾瓚者。不其在此歟。

金存字說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予嘗疑其言爲過論。夫人之與禽獸。相去遠矣。天地之塞。吾其體。帥吾其氣。仁義禮智。以爲之性。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以爲之教。而推其用。至于位天地。育萬物而後已。視夫羽毛鱗介。羣羣焉而生。逐逐焉而死者。相去顧不甚遠矣乎。而以所謂存與不存。卽以人與禽獸相去爲不遠。不亦過乎。及吾久而思之。徵之于人。驗之于己。然後知孟子之言。天下之至論也。何也。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亦曰存其所以爲人之道焉。爾存之之道奈何。全夫仁義禮智之性。而由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教而已。仁義禮智之性。全于中。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教。由于外。而欲吾身可與天地並立而無愧。斯其盡爲人之道焉。苟弗能然。則亦自遏其躬而已。爾自遏其躬者。非天之與我者有歉也。吾則自致之也。是則名雖爲人。實何異于禽獸哉。其猶異于禽獸焉者。圓首方趾而已。爾被褐食粟而已。爾吾故曰。孟子此言。天下之至論也。吾友金德元之長子。其名曰存。而

朋友復字之曰思存。吾故推孟子之說以告之。嗚呼。存與不存。間不容髮。而相去之遠若此。思存其尙知所警哉。

戴琦字說

錢唐戴君德剛。命其嗣子之名曰琦。旣冠。其執友高則誠先生。製其字曰景韓。而其師胡龍臣先生。屬予紬繹其字之之義。予惟古人命名製字。或因乎物。或因乎事。旨各不同。因乎物者。孔鯉之類也。因乎事者。鄭寤生之類也。至于後世。復有因其人以爲名字者。仲淹者。王通之字。范希文慕其人。以之爲名焉。亮者。諸葛孔明之名。陶潛慕其人。以之爲字焉。是故名之以紀其生。字之以尊其名者。古今之所重。固不可苟焉而已也。今夫琦。美玉之別稱。而宋有大儒君子曰魏國忠獻韓公。實嘗以爲名。公當東都盛時。光輔三朝。咸有一德。其豐功偉烈。雖伊尹。周公無以尙之。今戴生因其名以爲名。豈不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顏何人也。希之則是。故居之而不讓歟。雖然。慕其人而名其名。將必倣其人而稱其名。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後人而不先哲之是倣。而欲其德之成。業之就。吾未之見也。高先生之以景韓字生也。所以教生尊其尊賢其賢之意。亦旣至矣。生其敬承之。生質美而好學。夫苟充其志。而資之以無倦。強其力。而至之以不止。毋以先哲爲不可及。而日圖企及之。則其所成就。何可量也。生其尙敬承之哉。

續喜聞過說

人不能以無過也。人而至于堯舜。可謂至矣。而猶或不能以無過焉。況其學焉而未至者乎。是故聖人未嘗以有過絕人。而每以改過望于人。蓋其忠恕之至也。故嘗論之。君子之過也。非有意爲之也。非有意于爲過。故有過必思於速改。然而君子之欲改過也。其必先於知過。已有過不能以自知也。其必先于聞過。過之在己。常人所惡聞。惡聞己過。則人孰肯以告之。人之肯以其過告之者。由己之喜于聞過也。是故喜聞過。則必樂於知過。樂于知過。則必不憚于改過。過而能改。則寡過矣。過而能寡。則可以至于無過矣。無過。非聖人不能也。聖如堯舜。而猶謂其不能以無過。蓋甚言無過之不易能也。嗚呼。由聞過而知過。由知過而改過。由改過而寡過。由寡過而無過。此聖賢學問始終之序歟。吾觀聖門弟子亦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學聖人之道者。其於過行過言。宜若鮮矣。而喜聞過者。惟仲由。不貳過者。惟顏子。其故何哉。蓋仲由以勇。顏子以仁。惟勇也。故喜聞于過。而有過則決于速改。惟仁也。故其於私欲。能止之于始萌。絕之于未形。不貳之于言行也。不貳過。則寡過之謂矣。若仲由者。雖未至于寡過。夫既喜于聞過。苟力行之於寡過乎。何有。嗚呼。學者不有志于聖賢則已。苟有志焉。而庶幾自立于無過之地。其必自仲由之喜聞過始矣。溧水劉君彥肅。有志於學者也。所居之室。題其額曰喜聞過。曰。吾朝夕以自厲也。京口俞先生既演繹其義以爲說。他日彥肅且復徵予言。予因論其大要。發先生之所未及。豈獨復于君。庶亦以自厲云爾。作續喜聞過說。

南稜先生行述

公諱炎澤字威仲姓王氏學者因其別號尊稱之曰南稜先生維王氏世爲太原之邦人五季時有仕爲節度使曰彥超者自會稽避地家于婺之義烏其後遂爲義烏人所居鄉曰鳳林族大以衍世稱鳳林王氏公十世祖固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卒官恩陽令宋三百年義烏第進士者自恩陽始八世祖從用七世祖悅贈宣奉大夫二子曰永年曰喬年永年紹聖元年進士仕京師爲國子博士嘗定居于濟南終大夫知福州文安縣開國男贈正議大夫是生通判嘉興府贈金紫光祿大夫鑄從政郎嚴州司法參軍儔喬年不仕是生承奉郎濤光祿府君之子寧提舉廣東常平茶鹽贈中散大夫寅歷知宜連藤柳峽饒江七州積階朝請大夫承奉府君之子寓江東轉運司幹辦公事餘以賞延入官通朝籍剖郡符者不可悉數運幹府君則公之高祖也曾祖誠祖衛道奕世載德弗顯于時考濟景定二年應薦爲國子免解進士妣葉氏軍器監丞夔路轉運判官秦之孫女通齋先生由庚之女也公生于寶祐癸丑自幼岐嶷不凡稍長治舉子業有聲鄉邦既乃肆力于聖賢之學蓋自恩陽府君受業安定胡先生之門厥後累世皆顯門爲儒淵源之傳既有所本而通齋爲外大父學于徐文清公僑文清考亭朱子門人也其風聲氣習之所傳感發尤多矣公當運去物改之後窮居約處操行益堅殊無仕進意開門授徒戶外之屨至無所容久之部使者薦其行義乃起爲東陽常山兩縣儒學教諭遷石峽書院山長所至皆以善教養得士譽居石

峽歲餘卽棄官而歸。于是年已幾七十矣。優游家林。日以經史自娛。祁寒盛暑。手不釋卷。然常苦嗽疾。至順壬申八月十三日。竟以不起。享年八十。公性端慤。狀貌偉然。言語磊落。如震雷驚霆。傾豁洞達。而見諸行事。平實正大。又如青天白日。無所隱蔽。人莫不畏服而敬信之。於書無所不讀。唯求通其大義。爲學者講說。不支離穿鑿。以爲精。其文質直簡暢。而理勝爲主。詩歌則思沖澹而氣渾厚。緣情託物。一以寓之雅。不屑事雕刻藻繪。以爲工也。所著總二十卷。曰南秬類稿。藏于家。初進士府君無嗣。爲之嗣者。不克紹其業。更選于族人。得公以爲子。田廬俾公盡有之。公固辭曰。夫爲人後者。貴能紹先業耳。田廬非所計也。而田廬或不均。先業未有不因以墮者。進士府君賢其言。卒成其志。族黨素以是多之。公娶傅氏。先三十年卒。子男二人。長良玉。江浙鄉貢副榜進士。爲衢州常山縣儒學教諭。次良珉。女三人。適傅保、許俊、傅亨。孫男四人。裕、緯、補、初。皆業儒。女一人。適俞有慶。公卒後。其年十月日。葬于縣南崇德鄉湖陽山先塋之次。以傅氏祔。嗚呼。公葬旣久。而懸繹之石。猶無文以刻。流風餘範。日就湮沒。禕實懼焉。是用疏其平生梗概。及世系里貫年壽卒葬之詳如右。尙維有道德能文章者。論次而褒顯之。不朽之託。庶幾有在云爾。

謝君章行述

君章、姓謝氏、諱煥、君章其字、贛之寧都人、祖諱復新、父諱仁居、皆隱德弗仕、君章少好學、長通儒術、而長于詩、志倜儻、尙氣節、與人交、不務爲苟合、論議不肯詘人下、年二十有三、挾所有遊京師、京師賢士大夫、

皆樂與之交。居頃之一旦。告所與游者曰。吾無故而心忽悸。得無吾親或有故乎。卽徑歸。至家。母果死。君章服喪盡哀。旣免喪。建昌府經歷清江彭君某。聞君章名。遣幣馬迎之。爲其子師。翰林待制京兆杜公本。嘗過彭君。與君章話甚合。盛稱道之。未幾。彭君死。君章不遠數千里。護其喪以還。旣而里居鬱鬱不樂。乃復游京師。名譽益聞諸公間。戶部司討答里麻君。慕君章之賢。親執弟子禮。居數歲。意倦游。又徑歸。屏居故廬。若將終身焉。今國子助教大梁黃君昭。爲令于廣之新會。有政聲。君章以事至其邑。一見卽相契。惜君章之才不得試。乃資而勸之。又復游京師。至是達官要人。多有知君章矣。大都留守判官段君定僧。首闢館延君章。君章與段君處。凡七年。段君所以爲君章地者甚至。旣以名力薦于殿中侍御史堊。僊護都君。而集賢直學士始興麥公文貴。復列其學行。薦于丞相太平公。于是丞相方銳意收用天下人才。堊僊護都君以丞相子。又樂推轂士。父子間得君章。喜甚。亟欲甄錄之。會麥公有病。君章感其知己。躬視鬻藥。若子弟然。因染疾。反就寓舍。遽不起。至正九年二月四日也。得年四十有一。段君爲具衣衾。買棺以斂。殯于文明門外。是歲六月。其子高生。適從君章之友南豐張君烜來京師。將奉柩以歸。而貧無以爲資。段君爲出重賻。而黃君復來謁選。乃與張君及四明倪君鉦共經紀之。蓋倪君久交君章。與張君皆勇于爲義者。高生賴之。故克歸葬于其鄉。君章娶黃氏。子男二人。長卽高生。次賢生。君章之游京師也。嘗有諸王召見君章。君章見之。引卮酒爲壽。王坐飲不爲禮。君章復引進酒曰。王宗室重臣。視一介布衣。不啻草芥。嚮

之不禮于僕固宜。然布衣以分則賤。以道則尊。故與王公實敵體。然則王雖尊。不宜于僕。不爲禮也。今王誠能致禮於僕。則尊賢下士之名。王有之矣。王歎賞其言。爲避席以飲。授經郎臨川危君素。嘗偕君章謁時貴。危君謙退固讓。不敢坐上坐。君章笑曰。吾布衣也。貴賤之際。無所嫌。敢坐諸君右。遂坐上坐。無所詘。蓋君章平日豪俠自負。類如此。人用是多之。然亦因是無所就。以至于死。亦可哀也已。予因述其行而著于篇。使世之人。如有如君章而不得遂其志者。其皆可慨也矣。夫善于文者。當必有所發揚。使君章託以爲不朽。幸矣。

趙君行狀

君諱必璇。字仲寶。姓趙氏。九世祖曰宋周恭肅王元儼。建炎初。其子孫隨蹕南渡。有官至開府贈少保者。譜軼其諱。始來居蘭溪。子孫遂爲今蘭溪州人。高祖諱不棄。通奉大夫太乙宮使。曾祖諱善素。武經郎。主管建康府崇禧觀。祖諱汝鎬。通春秋學。授迪功郎。充國史院檢閱。累任州縣。以練習法令。中其選。轉從政郎。潭州司法參軍。自司法而上。旣遠有屬籍。且世以文章起家。簪紱蟬聯。極鄉閭之榮盛。考諱崇晉。承宋學淵源之懿。鬱爲醇儒。未及仕而國事已非。乃隱德不耀。有子三人。君其次也。君性警敏。而量寬宏。局度凝重。循循退讓。有古人風。讀經史能通大義。善于辭令。終日言論。疊疊不倦。而談辯捷出。如珠貫矢發。皆中倫理。其分割是非。商確成敗。又如燭照數計。而龜卜。莫或有遺。聽者靡不厭服。自幼爲祖母徐夫人所

鍾愛夫人年踰八十猶康強無恙君致養唯謹嘗寢疾便穢手自浣滌奏圃常抱攜之夫人感其志行朝夕以籲天而語人必嘉歎不已及夫人與考君相繼歿君服喪哀毀窳窳之事力經紀之不以煩諸父昆弟後家日饒裕歲時祭祀未嘗不追慕流涕痛親之不待而奉養之不逮也君年壯盛時尙氣節爲人排難解紛不遺餘力親戚里黨聚訟方殷君一言之頃能使之忿釋怨消由是有構爭者往往不直于官而唯君言是直同里蕭氏伯仲于君爲內外兄弟以分財不均致訟賄賂盛行互結勢援君中立不阿左右救援卒全其家來仕是州者賴君明達政體熟諳物情有疑事必從君詢訪而南行臺侍御史洛陽秦公江西廉訪使范陽張公與君交尤深君至晚歲乃專事沈默務爲含容與物無忤人有忤君者亦不以介意無賢不肖皆得其歡心大饑貸細民粟適歲大祲無所償次年有秋咸倍息徵之君歎曰比歲民阻飢得免于流亡者十不二三今雖小稔忍卽重困之乎凡貸于君者盡原其意爲粟九百石大盜逼境居民逃避山谷間無賴之徒託名團結因事標掠事定皆抵罪君凡所至必諭之禍福相率相化得遠于罪戾者甚衆君平居撫族姻有惠接賓客有禮慶弔之儀不廢于閭左鄉黨益以是多之其故第在州南更卽舊趾以建新宇將終老其間自號曰松坡人因以松坡處士稱之焉初君少遭多難每以不及力學爲恨常謂今逢時休明家幸給足苟不篤于教子何以迓續先世之遺緒哉於是米鹽細故皆身任其勞而使其子良恭專意于爲學受業鄉先生禮部郎中吳公之門鉅儒鴻生如同郡待制柳公修撰張公博士胡

公及待制京兆杜公著作永嘉李公道由是州卽訪館舍以款延之良恭益用是磨礱浸灌克有成立以文學知名于時矣至正乙未之春君始感嗽疾久醫弗效起居如常時一日忽語家人曰吾其逝矣卽起盥手足整衣冠正身而坐問日早暮衆以夜漏方下爲對君曰不及明矣良恭在旁雨泣告之曰死生之理如晝夜然吾年幾七袞死亦何憾然吾家詩書之澤垂三百年汝能以文學亢吾宗不啻足矣毋徒以泣爲語訖氣息奄奄家人號呼良久復張目正視揮手止之儻然而逝七月己丑也享年六十有九君娶徐氏婦道母儀各盡其至子男一人卽良恭女三人長適朱淳次蚤夭次適龔泰孫男二人友直友諒女四人長適潘倚餘在室君爲人操履端慤存心制行要以不欺爲本有恩于人而無德色有善于己而不自表暴故識與不識服其長者然其德充乎器智適於材誠使推其所有出爲世用則其事功之建常有太過人者顧乃韜光自閤晦迹弗彰其所有者僅著於一鄉而不及庸顯於當世此知君者之所爲憾至其死生之際不惑如此則雖知君者固亦莫能究其所造也嗚呼若君者誠可謂純明篤厚之君子矣良恭將以丁酉二月壬申奉柩葬于州南銅山鄉塢口之原謂其友王禕曰吾不肖不能立身行道以顯揚先人之令名而先人又生無爵位不登名于史冊大懼泯沒無所託以傳于後然墓宜有銘阡宜有表用以昭揭其潛晦惟是志業行誼及世系里貫年壽卒葬之詳子尙爲我序次而書之吾將有請于當世有道德能文之君子采擇而論撰焉禕不敢辭乃爲具疏其實如右

江夫人行述

夫人姓江氏諱愛。世居于燕。譜牒墜軼。序系莫詳。年十有七。歸溫之永嘉陳氏。爲贈中順大夫同僉通政院事騎都尉追封潁川郡伯諱芹之配。初國兵南伐。通政府君之父自中。爲宋大都督府行軍司馬。提兵拒守分水關。執節以死。伯父宜中。爲宋右丞相兼樞密使。悼宗社之淪覆。棄官浮海去不返。通政府君與其兄葭弟萍俱幼。育于外家。娶之蘭溪楊氏。世祖皇帝旣取宋。命物色丞相子弟之留江南者。楊氏乃以通政府君兄弟歸于京師。葭先卒。萍寢長。賜名輦真。喫刺思。事成宗爲榮祿大夫宣政使。武宗尤眷遇之。特拜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仍以宣政使兼延慶使。佩三珠虎符。領土蕃宣慰使。仁宗臨御之初。司徒以官一品。推恩三代。於是曾祖景彥。贈中奉大夫祕書卿護軍。追封永嘉郡公。諡安惠。祖春。贈資德大夫集賢學士上護軍。追封永嘉郡公。諡恭僖。曾祖母王氏。祖母楊氏。並追封永嘉郡夫人。司馬府君。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溫國公。諡康順。母楊氏。封溫國太夫人。初通政府君與司徒同侍上左右。俱被恩寵。猶未及仕。奉詔至蘭溪。追復故業。而不幸遽以疾卒。夫人所生子曰愛穆柯。早以門功。入備宿衛。受知于今。由奉直大夫大都留守司判官。陞朝列大夫副留守。乃援著令。命府君以今階官勳爵。而夫人從封潁川郡太君。夫人幼秀慧。能通孝經論語。孟子諸書大義。事府君極恭謹。府君旣歿。治喪無違禮。撫其孤旣慈且嚴。每謂陳氏故相門。不可使廢學。至鬻簪珥爲貲。延師以教之。治家有法。親戚無閒言。平居

留意于梵典。日誦金剛諸經。既罄居。以靡他自誓。因斷髮爲比丘尼。事聞。宮掖賜名淨行。俾祝釐內祠。歲給衣糧及侍從者五人。至正八年十一月。疾作。明年五月。疾革。遂以某月某日。終于京師安富坊之寓舍。壽六十有三。子男一人。卽愛穆柯女一人曰娟。亦爲比丘尼。居禁苑司徒之子曰達。幼孤。夫人鞠之如己子。至是同愛穆柯奉柩南還。而以又明年二月日。附葬于蘭溪某鄉某原之兆。先是夫人屬疾。宮中問勞甚厚。及至葬。上命賜賻楮幣爲緡者五千。中宮所賜半之。惟夫人生有淑德。嬪于名閥。遭值家難。而能曲盡婦道。陳氏之不墜。夫人實爲有功。不宜無辭以昭示于後嗣。謹用纂述其梗概。使立言君子得詳焉。

元中憲大夫僉庸田司事致仕王公行狀

公諱文彪。字君采。姓王氏。系出太原。其先祁人也。唐末有諱彥超者。官爲節度使。因避地居婺之義烏。所居鄉曰鳳林。子孫蕃衍。世稱鳳林王氏。宋初有自鳳林徙居金華郡城者。五世而生本。贈太師。追封魯國公。魯國生登。政和二年進士。奉議郎。知湘陰縣。贈太師。追封魏國公。魏國生四子。師醇。鄉貢進士。贈奉議郎。師心。政和八年進士。累遷給事中。兼侍讀。權吏部尙書。除顯謨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爵東陽郡開國侯。贈特進。謚莊敏。師古。亦鄉貢進士。師德。宣議郎。贈太師。追封楚國公。莊敏生四子。其第四子爲福建轉運司幹辦公事汾。實與丞相魯國文定公淮爲從兄弟。幹辦生二子。其次子杓。通判嚴州。實與魯齋先生文憲公柏爲三從兄弟。通判公之曾大父也。大父偕。父庠。皇贈從仕郎建德路分水縣

尹母郭氏封恭人。自通判仕嚴。因家焉。其後遂爲嚴之建德人。公資性穎粹。幼篤學。能通經史大義。年十六。以選掌郡學錢穀。尋見推擇。補郡府吏。繼選杭蘇二郡。杭守王仲溫名卿也。器公爲人。以遠大期之。遇以賓禮。大德丁未。杭城饑。公理賑事。所活數萬人。用薦者。陞浙西憲府掾。會有例。憲掾南人不得用。復更紹興貢舉法。行就試不合。又吏處州。陞江浙行省理問。所令史延祐庚申。出爲掾福建帥府。用年勞上名中書。泰定丁卯。授從仕郎溫州路瑞安州判官。役法久弊。公詢諸士俗。咸謂義役爲可行。卽爲第其富貧均賦之。民大稱便。大府因諉公賦旁州平陽役。不閱月而畢。其民稱便如瑞安。二州役法皆久而不法。杭之鹽官海岸崩。行省檄諸州遣官修治之。公被役董其役。不踰期而事集。宰臣察其廉能。辟行省掾史。其所掌多重獄。每抱其獄稟堂上。有所疑議。無不立決者。別曹事務。常兼領之。投牒求仕者。資其造就尤多。元統甲戌。除承務郎處州路總管府經歷。贊佐守貳。鈐束吏屬。大小政務。趨辦以期。舉無缺失者。其年朝廷遣官錄囚行郡國。公爲平反冤獄。得免死者十九人。莫不稱其明允。後至元庚辰。遷贛州路總管府推官。刑獄無重輕。必究心爲窮竟。平反者尤多。凡經其讞議。人自以不冤。贛所屬二州八縣。其民好鬪而健訟。往往貧者殺子女以誣巨室。富者養窮人爲親屬。殺以害仇家。相習成風。爲害滋甚。公下令嚴禁之。有犯者。無論情輕重。悉坐死。三年之間。民用不敢犯。習俗丕變。于是朝廷重更守令之選。部使者交章舉公。堪其任。至正丙戌。除天臨路湘鄉州知州。晉階奉議大夫。湘鄉界在大湖之表。而鄰于溪洞。其民頑悍。素

號難治。公至。則一用禮義化之。作爲教條。約民與共守。又刻小學規程之書。使家習而戶喻。學校久廢。乃集俊秀子弟。延名儒爲之師。使肄業學中。又新作禮殿。置雅樂。聲名文物。觀聽聿新。州故別有義學。學田五百畝。豪民占其田。而屋亦壞。公爲追積年之逋租。而勸好義者更新之。置師弟子員。其體如州學。士風翕然。田政久不理。大家與吏胥。並緣爲奸利。詭匿其稅額。以避徭役。而受役者。多閭左之民。公爲括其實。俾自陳毋有隱。卽有隱。沒田入官。旣得其實。乃定著于籍。用爲賦役之差。富貧以均。民心悅服。所在荒田。募民有能耕墾者。三年租稅勿有所與。而境內無曠土。塘池陂堰。修築以時。水旱不復能爲菑矣。先是。隸夫邏卒。持文書行村落間。需求貨賄。雞犬不得寧。又民有冤。詣官欲自訴者。奸胥輒把持之。或嗾無賴之徒。誣人以非罪。公灼知其情。痛繩以法。且禁在官之人。悉不得下鄉。凡以訟至庭中者。是非曲直。立爲辯決。鉤深索隱。洞中其肯綮。而原情制罪。一本乎寬恕。民有鄧辛者。以造僞鈔繫獄。公鞠之。初無左驗也。破械釋之。有胡正者。告其姪不率教。撻之因縊死。公驗視之。其死非縊。實正踢中其腎致死也。當正以本罪。有譚公保者。二歲而孤。家產蓄貲。盡占于叔父。公諭以理。卽以還公保。有唐用者。以養女嫁陳福爲贅壻。因勒福爲奴。福不服。則誣以他罪。公問之得實。俾福引妻歸本家。有豪胥以女許嫁王必忠。旣乃悔之。歲久不成婚。必忠以愬。公命依中人家禮納其幣。當日卽成婚。豪民陳清。素武斷鄉曲。握持官府事。家貲累鉅萬。復衆募奸人。僞造鈔其家。久輒殺其人以滅口。陰結大官爲勢援。所爲不法。人莫敢誰何。公發其罪。

惡父子皆坐死。仍籍其家。而還其所占土田于民。大抵公之聽訟斷獄。無間事輕重當避嫌。苟得其情。片言以決。一日坐廳事。有牛突入。膝跪而淚墮。公語之曰。若有冤乎。苟有冤。若第往。乃令人踵之往。牛至屠家而止。得私屠牛者。痛懲之。以己贖其牛。而申嚴私宰之令。咸謂公有神明之政矣。會鄰郡武岡。寶慶。獠獠反。朝廷連歲用兵討之。軍旅使客。皆道經是州。公督運糧餉十餘萬石。營辦軍器。亦以鉅萬計。州非驛道。無傳置。且舟楫不通。轉輸供億之費。悉資于民。公賦之有方。不擾而事集。不足。捐以俸錢三千緡。以助之。故民雖勞而不怨。大軍之討賊也。不能習知山川之巖險。以故持久無成功。公募凡敢勇諳武藝。習知谿洞形勢者。助官軍戰。數有功。復令大家集民兵。扼塞之處戍守之。民恃以爲安。著令。民有鰥寡孤獨者。居以養濟院。而院廢甚。公既重爲飭治。又新作捕盜司。及賓館。迎恩亭。而神祠佛刹所當理者。亦爲之新。又定勝。廣濟。虞塘三石橋。悉繕完之。其役尤鉅。由公使民義。故民樂於趨事而赴功。土俗拘陰陽家說。親死。或三四世不葬。公與民約。限六十日皆就葬。不葬者以不孝論。宿柩得入土者二千餘。有客死其州。櫬槨不能葬者。則爲擇地以瘞之。賜高年帛。必手選厚繒面授之。俾受實惠焉。公在湘鄉三年。信義旣明。威惠並著。教洽化孚。變爲禮讓之俗。倡優屏迹。道無行丐之人。兇頑之徒。更相教戒。習爲善良。曰。吾苟爲不善。何面目見王公耶。龔珏有隱德。仇演有孝行。皆表聞于朝。雨暘風火。有禱卽應。又數有芝草之瑞。入其境。民情舒以和。有熙熙之風焉。于是治行於湖南諸郡最。以年七十致其事。士民相與告大府。願留公。

毋行。日千餘。襁屬于道塗。憲帥二府咸止公。必俟乃可去。公爲之勉留。明年庚寅。力辭而歸。民庶攀留。填塞道路。號泣而別。相率立公生祠三十餘所。又編大夫士所頌歌。鏤于梓。爲甘棠集。列人民所慕思。鐫于石。爲遺愛碑。公旣東歸。日徜徉于家林。適時多艱。行省承制起公攝建德路總管府治中。敦迫就職。不容辭避。而有攝郡守者。方專權自用。勢不相下。則搆危言以中公。賴省臣辨其誣。事遂解。而公竟以疾卒于杭之寓舍。朝廷除公中憲大夫。僉庸田司事致仕。命下而公不及待矣。公生于至元戊寅二月十九日。卒于至正癸巳正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六。以其月二十七日歸葬建德縣西青山之原。公狀貌魁梧。衣冠偉然。剛正之氣。動形于辭色。遇人待物。一以誠敬。無少閒節。操廉介。門無私謁。在湘鄉時。有二官塘。漁利歸于州守。公曰。官利乃可私用邪。斥去不受。故談者謂其如朱絲之直。玉壺之清。家居奉祭祀。悉遵朱氏家禮。事其母。備極孝道。教其子。皆有學有文。公元配方氏。封恭人。子男八人。淵、用、止、善。建中、壽、康、尙、雄。女五人。適姚至能、吳昇、齊唐卿、姚昂、朱元澤、馬元達、孫男十四人。穉、稠、穆、秉、廩、積、穀、穎、稷、稭、穰、程。女九人。惟公生于文獻之家。夙以材自見。拾級而陞。爰有祿仕。能名異績。所至著聞。晚乃專任民社之寄。克以所學施于有政。觀其化民成俗。本乎禮義以爲治。雖古循吏。如文翁之治蜀。韓延壽之治渤海。何以尙之。公歿且葬。而世系官代治行之詳。未及有所登載。建中以告禕曰。先人之所不朽者。維文字是託。失今弗圖。恐遂湮沒。豈無他人。以惟子也。屬禕不敢辭。乃撫其實具書之。庸俟述作之家。採擇而論次焉。

故參軍縉雲郡伯胡公行述

公諱深字仲淵姓胡氏系出漢安定宋初有諱棟者自潤之丹陽遷處之龍泉因家焉棟生璠璠生文虎文虎生竦竦生晟晟生滂滂生衢州錄事參軍松年松年生鄉貢進士應辰應辰生溫州樂清縣令瑛瑛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見大則公之曾祖也祖諱堂妣李氏考諱鉦仕元爲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妣趙氏公生有奇質讀書過目卽成誦員外府君早歲宦游京師公甫十歲而李夫人與趙夫人相繼歿公侍大父撫幼弟艱難刻厲以自植立而學業益以進下筆爲文數百言可立就弱冠游京師適員外府君仕高麗乃往候焉居久之員外府君捐館舍而繼母實生弟海年尙幼公泣謂海曰天禍我家我父棄諸孤萬里外今吾奉柩南還爾其留此以事母他日吾當復迎吾母與爾矣舟行一日泊大崖下夜夢父老語之曰此巖且崩宜急避驚覺趣移舟俄頃大風雨至巖果崩墮水聲如萬雷霆人謂此其孝感所致云旣歸葬遂廬于墓左悉取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謀醫藥術數卜筮佛老之書而研究之然于醫尤精常曰窮而在下者不能及物唯醫可能濟人耳乃建藥肆市中以疾病來告者輒與之藥弗與計直也至正壬辰江淮俶擾盜賊蔓延閩浙間由建之浦城松溪入龍泉公歎曰浙水東地氣白矣生民無所賴禍將及矣乃集鄉民共爲守禦計而結寨于湖山於是處州境內民相挺爲盜江浙行省調萬戶石抹公宜孫戍處州辟公參謀其軍事一見歡如平生石抹公喜曰吾事濟矣胡公籌策今無與比區區小醜

不足平也。卽檄屬縣募壯士爲軍。十日間得數千軍于竹口。傳檄賊中曰。爾等皆良民。因誑誤故爲亂。棄仗卽仍爲良民耳。賊中傳相謂曰。胡君長者。其不欺我。盡燬器械。相率肉袒來請罪。公一綏之以恩。餘寇次第而平。歲甲午二月。石抹公還臨海。公亦歸隱于湖山。三月。溫州戍卒韓虎。陳安國殺主帥。據城叛。行省命宣慰使恩寧普討之。道由處州。辟公計事。公與語意合。軍事請公參謀之。公曰。除暴所以救民。今溫城叛者止一二人。若破其城。玉石不分。如平民何。此宜以計取。不可以力攻也。乃遣辯士入城。說其黨曰。韓虎。陳安國悖逆亂常。今王師致討。大兵四集。旦夕卽攻城。雖金湯無不破者。若等胡爲爲賊守。自取作齋粉耶。今將軍念若等未忍卽加兵。若等能去逆效順。悉從寬宥。苟稔惡不悛。城一破。悔無及矣。其黨聞語已咸相向泣曰。吾屬自度皆旦暮鬼耳。今乃蒙將軍開生路。敢不唯命。六月。果殺韓虎等。以城降。溫城瀕海。民以漁爲業。是時城閉者三月。民貧甚。公卽請發粟賑之。事有不便者。皆爲之更除。歡聲載道曰。吾民早得見胡君。豈至顛沛如是耶。恩寧普公欲列公功以聞于朝。公謝曰。幸遇明公。爲知己得效寸尺。志願足矣。何以功爲。旣而恩寧普公以行省參政總兵番易。復辟公與俱行。軍務無巨細。悉委之。信任之者益至。歲丙申六月。青田潘惟賢。華仲賢聚衆爲亂。聲言攻龍泉。縣長吏聞風遁。賊遂焚縣治。公之師曰王先生毅。與門弟子集義兵擊退之。縣長吏及里中惡少年疾其功。因害王先生。公時在番易。聞之馳而歸。語同門友曰。昔毛術能爲師復仇。吾徒顧不能耶。乃引兵執害王先生者。盡殲之。遂從事于青田。

而麗水之浮雲、泉溪賊並起。歲丁酉春，縉雲之黃村、松陽之白巖、遂昌之大社，無籍之民盡爲賊，勢連結不可遏。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以石抹公爲行樞密院判官，分院鎮處州。旣至，卽假公本院行軍都事，統兵以討亂。九月，攻泉溪賊寨，拔之。十一月，又平浮雲。歲戊戌正月，白巖賊來降。五月，縉雲賊亦平。八月，移師攻遂昌。賊酋周天覺、方友元傾其巢穴出迎敵。公望見，笑曰：「此非天授我乎？」使賊堅守窟穴，未易卽殄滅。今日之來，送死必矣。乃分部諸校以正兵與接戰，以奇兵左右翼夾擊之。別遣游軍入山，搜其伏匿。比戰，賊三面受擊，大敗，斬首數千級，生擒八百人，獲方友元梟之。乘勢直擣大社。周天覺降，乃班師。歲己亥秋，以兵討青田。賊黨金德安誅，潘惟賢兄弟以降。于是處之境內，諸賊悉平矣。先是，國兵取浙東，衢、婺旣下，獨處州爲石抹公所守，不肯降。是歲冬，今上皇帝遣僉樞密院事胡公大海由間道取處州。石抹公出戰，敗北。大軍遂入城，而分兵取屬縣未附者。公時以假元帥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兵，欲閉關爲拒守計。四縣士民咸請于公，願內附以全民命。且曰：「公治兵十年，勤勞亦至矣，而朝廷未聞有一命之錫，國家則負公，公何負於國哉？」公知時事已去，不得已，挺身見胡公，而四縣因得不受兵。上素聞公名，驛召至南京，待以殊禮，居無何，擢中書省左司員外郎。上日與公議論天下事，公有言：「上未嘗不稱善也。」歲庚子秋，命公相龍灣、虎口形勢，築二城以衛京師。工不煩而事以集。歲卒丑秋，有旨命公還處州，招集舊所部將校士卒，以從征西。歲壬寅春，從上平江西，命公以親軍指揮，領兵守吉安。會浙東苗軍叛，婺守將旣被

害而處城亦爲其所據。上命公以所部兵馳還復處城。比至城已復。卽除公浙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總制處州軍民事。時山寇乘苗之亂。往往竊發。公隨方招捕。凡首惡者盡誅之。于是守兵猶單寡。公募之。得勝卒萬餘人。軍需糧餉。雖取給於民。而民素受其惠。咸樂輸之。無敢後時。江西俱食浙東鹽。而有司十分抽其二。商賈絕少。公請二十分取一。從之。販者迺通。軍用以給。歲癸卯春。諸暨守將謝再興以城叛。兵犯東陽。平章李公擊卻之。公引兵去之。援因建議以謂諸暨。浙東藩障。諸暨不守。則衢。婺不支矣。乃度地距諸暨三十里五指巖下。別築一城。不旬日而城樓櫓壕柵靡不畢備。上聞諸暨叛。遣使議別爲城守計。使者至。城已完。上歎賞不已。已而浙西將李貞大舉入寇。兵號六十萬。頓城下。城堅不可攻。迺引去。上念公立城之功。遣名馬賜之。青田之廬茨地接閩境。人素獷悍。恃其地險惡。屢叛屢服。至是乘我師在外。復爲寇。公還引兵直抵其地。二十年逋誅之徒。悉就殄滅。人咸快之。歲甲辰秋。溫州方明善取平陽。時平陽已爲我所有。公出偏師復之。并復瑞安所侵地。而親領大軍攻溫州。明善窘蹙。乃與其叔國珍議。納歲貢銀三萬兩。有旨俾班師。公乃入覲。上欲遂柄用之。公以邊境未寧。願還守外以自效。時上旣卽王位。乃除公王府參軍。仍總制處州等翼。陛辭。上諭之曰。俟閩浙俱平。當還汝中書矣。歲乙巳春。福建陳有定來寇。邊公率師往征之。遂取建之浦城。繼而建之崇安。建陽二縣亦俱下。上遣使賜以所御名馬。將士賞勞有差。建之守將阮德柔。以兵四萬屯錦江。實出我師後。公還兵擊之。破其二柵。有定大恐。盡率精銳來圍我。

營公突陣與決戰。馬蹶。因被執。有定旣得公。甚相禮待。公因具道主上神聖。四海歸心。羣雄樂爲之用。且援資融歸漢故事以撼之。有定初無害公意。會元使至。督迫之。公遂遇害于福州。得年五十有二。計聞上痛悼不已。遣使卽其家祭之。命中書議加卹典。追封縉雲郡伯。有爵而無階。官職勳者。有司之制未備也。公天資穎拔。智識絕人。其於藝術。弗學則已。學之無弗精詣者。性倜儻好施予。賢士大夫有貧乏者。傾橐以餽之。弗吝也。其守鄉郡凡五載。馭民一以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僇一卒。恩惠在人甚多。故其歿也。聞者無不流涕。鄉人爲立祠以祀之。公元配項氏。先五年卒。生二子。長曰楨。今爲宣武將軍。僉處州衛指揮司事。次曰杞。女一人。適同里章存厚。繼室楊氏。故中書左司郎中元杲之妹也。公旣歿之二年。楨等乃刻木爲像。具衣冠以葬。實附于園原先塋之次。會國兵旣取閩。俘有定至京。上命楨齎其肉以祭公。禪辱與公交二十年。知其爲人。學贍而才裕。慨然有志于功名者也。遭時叔季。未及有所樹立。及旣結知真主。庶幾有以自見於事功矣。而昊天不弔。不及竟其才之用。以究其志之所欲爲。豈非其命也夫。公當定謚於奉常。立傳于國史。而勒銘于神道。然行狀久未克爲。於是楨來以爲請。誼不得辭。謹爲擴撫其平生大凡。而是書之。雖於公之穎識淵度。無能有所發揮。庶幾無愧辭者矣。

